民國叢書

第二編

·63·

文學類

西洋文學講座

方璧等著

上海書店

世界文學類選

陳旭輪編

目次

一　詩歌

1 奧德賽　節選商務出版小說月報　Homer 作　傅東華譯

【說明】奧德賽(Odyssey)和伊利亞德(Ilead)二大史詩，相傳是希臘 Hellas 荷馬(Homer)所作。荷馬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生於依奧尼亞(Ionia)。後來竟有七邑地方爭稱是他的故鄉。學者多說荷馬並不實有其人，「荷馬」二字是盲人的意思。上古時候，以戰立國，壯士都爲戰士，跛者做工，盲人但可謳吟，所以認爲「荷馬」是盲人的通稱，並非眞有其人啊！荷馬事蹟，詳可參看世界歷代名人傳。

荷馬

奧德賽的偉大悲壯，雖是不及伊利亞德，可是情意纏綿，那是要推到奧德賽了。伊利亞德是敍伊利昂(Ilion)的一回戰爭。奧德賽是記攸力栖茲(Ulyses)戰後而歸，途爲奧吉吉亞島(Ogygia)神女所留。他的妻皮涅羅皮(Penelope)在家，衆欲爭娶，等到攸力栖茲僞裝回家，知道這一回事，便和他的兒子忒楞馬卡斯(Telemachus)共誅羣惡。因爲二詩所寫社會情狀，多不相同，因此有人說他不是一個人的作品。

奧德賽是世界古代偉人的傑作，傅東華先生的譯文，逐期載在近年

商務出版的小說月報。現在節錄他第二章中的一段，這段是記羣惡求婚和王子乘船探親的一回事，使讀者對於這世界古代偉人的作品，得略嘗一臠。

次日晨，玫瑰色的朝曦初放，
那王子便匆匆起牀，
結束了衣裝；
把芒鞋扣在可人兒的腳上，
把刀兒掛在肩膀，
這纔闊步離房，
宛似個天神模樣。
他立命承宣官把意旨宣揚，
命臣民聚集，把大事商量；
不一時，衆人俱齊集，
他於是手持長矛涖會場。
並不孤行，隨從有二尨。
彼時密涅發曾賜他一副神聖的可人兒形相，

因此上他來時，衆人一見俱驚惶；
當他就坐他父的寶座時，
便朝廷老臣也個個謙恭退讓。
彼時第一發言的是伊吉普塔斯，
他年高傴僂，世故深知，
有一子名安替福司，
當初從攸力栖茲同赴產馬名區意力思，
被野人賽克洛普斯在洞中害死，
並將他烹食，
如今剩下的尚有三子，
兩個耕作田間承父志，
一個名爲攸鱗諾麥斯，
也混入那些求婚的無賴子；

彼時此老念亡兒未減哀思，
甫開言淚流不止。
　他道：『伊大卡的諸賢，聽我言。
自從攸力栖茲去國日，
我輩朝廷諮議，一向未曾聚會似今天；
我不識今朝此會是何緣？
何須問主張此事的，是前輩，是幼年，
莫不是他風聞着敵人師旅臨前？
莫不是有其他國事，須警告費商研？
我料定此人必是個大賢；
我希望育夫許他得遂心頭願。』
　王子聞言，認是佳祥兆朕，
便慌忙立起身。
他那一腔衷曲急急須宣罄。
他立在大衆中心，

承宣官皮賽那把王杖進。
他於是向伊吉普塔斯言道：『先生！
今日召集此會的便是鄙人，
你當知我有滿腹憂傷難復隱。
我並未風聞敵兵臨境，須向諸君告警，
也並無國家大事說與諸君聽。
這憂愁純屬我私人，
我這家門如今有兩種大不幸。
第一件，我那父親——
便是今日在座的人人之主，
且當初待諸位，直與自家親父一樣慈仁，
他一去竟無蹤影；
我二件更可驚心，
我這份家私不久便要傾盡。
都只爲各方領袖的兒子，

爭向着我母親逼婚姻，
全不管這事違她的本心。
他們卻不敢向她父愛揆立阿斯去問訊，
去問他那個最稱心，
求他把女兒和裝奩同贈，
只日日在我家中廝混，
宰殺了我們的肥牛羊，供他宴飲，
喝了我們多少酒，誰也不加思忖。
你想誰的家私吃得住這般耗損；
我家中不復有攸力栖茲來抵當這不幸。
我自己力量又不足將他們擯。
我此生將不得與我父親一樣英明，
只若我有力量時，
我仍須防衛自家身，
爲的是這樣的欺人，我再也難熬忍；

我這家蒙恥行將傾。
因此上，我願諸君尊重良心，顧全輿論。
諸君須得畏神明，
休要惹他動怒，致獲天刑。
我今憑着育夫與提密斯向諸君求懇，
（爲的是人間會議，都須提密斯始終監臨）
休得要裝聾作啞，朋友們，
莫任我把這般憂患獨自擔承。
除非是當初我父親，對諸君有何怨恨，
因而諸君慫恿這些求婚無賴人，
要從我身上把這舊怨伸。
且我寧使諸君自己來把我這家私吃淨，
因他日我若把狀兒、告准，
不怕諸君不如數賠淸，
只如今此輩盡皆光棍，

這眞教人無法可思尋。』
說至此，他忿然擲下王杖，
禁不住淚兒直淌。
一個個不免傷心。
霎時間舉座絕無聲響，
獨有安廷諾阿恁地開言論：
『忒楞馬卡斯，你這人出言太無狀，
怎敢歸咎我輩求婚人身上？
論罪過，都須你母自承當，
她那心腸，詭詐難量，
原來這三年來——且至今已將盡四個年頭上，
她一逕把我們的神魂勾蕩，
從不使我們絕望；
對人人都有一套甜言蜜語，
卻全然不放在心上。

她當時又玩了一種把戲，
使得我們人人都上當。
當時她設一具大綳架在閨房，
正開始要顯她那繡花伎倆。
她對我們道：「可愛的情郎！
如今攸力栖茲誠然已死亡，
只莫逼我登時便下堂，
我這樣的繡花伎倆，
不能容牠埋沒不彰，
我要替那英雄雷厄提茲繡一襲殯殮衣裳，
備他百年後替他送葬。
他是個富人兒，
若沒有一件刺繡衣裳爲他殮葬，
難免這方婦女要談講。」
她當時這樣的對我們講，

我們也就都原諒；
從此見她整日個刺繡勤忙，
誰知她到夜裏就燈光，
把已刺的線兒重新拆放，
因此上，那工程沒個時辰完賬。
如是者，我輩受他愚弄，
忽忽三易星霜，
直至如今第四個年頭上，
我們方從她一個侍女口裏得知眞相，
於是我們伺她夜裏把線兒拆放，
突然的捉住她，使她啞口無言可講，
不由她不把那工程完賬。
如今求婚人回你一句話，
想來彼此都能諒：——
「把你母親送出這門牆，

叫她父親替她擇配，
或叫她自己將夫相；」——
她若還憑着密涅發賜她一點兒伎倆，
仍舊叫我們上當，
我眞不曉得將來要怎樣收場！
我從未見過個女人和你母親一樣，
自古的女流如提羅，阿爾克米泥，邁錫尼，也都赫赫有名望，
祇沒一個和你那母親相像。
她這般的待遇我們，
論理如何欠當；
她若是終不變這種天授的詭巧心腸，
我們終要吃盡你們這份家當；
我料她這般行徑，原可博得些光榮和聲望，
她儘可無須改變心腸，

所以將來大虧還須吃在你的身上，
這話你應能諒，
非等她在我輩中擇個人兒匹配鴛鴦，我們決不
　返家鄉。」
王子答言『安廷諾斯，你此言未免失當，
我怎能把生身之母逐出門牆？
我父如今身在他鄉，
死生正自難講。
且我將如何對付愛揆立阿斯他老丈？
我若必欲把他女送回家，
我怎能籌辦這大宗的銀兩？
不但他要與我周旋，
便上天也須把災刑降；
爲的是她一經被擯出這門牆，
她便須呼告厄鱗尼伊，
報深仇絲毫難爽；
且此事須招謗，
教我這話兒怎生說得響！
你等若是心中懷恙，
儘可以走出這門牆，
各自論流去宴饗。
你等若還執意，
必欲大家都祇受一人供養，
我只索央求上蒼，
那育夫自然會和你們算賬；
他日你等身死在這宮中，
看有誰人將命償？』
惟時育夫遣二鷹從山頂，
乘風兒飛去一程程，
高高地並排而進。

直至衆人聚會處，筆正對中心，
演了幾個圈兒陣，
都把翅兒振，
目中放出了凶燄，
向下面人羣射進；
然後彼此相扭搏，
向右方飛去，越過城鎮。
一時人人俱吃驚，
彼此相問訊，這事是何兆朕；
便有哈利特西斯爲衆說明，
原來他是一個預言家，
是凡朕兆都能辨審。
他道：『聽我說你們伊大卡人，
尤其是那些求婚人，須聽，
因爲我見他們大禍將臨身。

攸力栖玆的歸期已近；
便如今，他那一團殺氣已騰騰，
不但那些求婚人須謹愼，
便是伊大卡的居民也難僥倖，
所以我須及早自警，
莫待他歸，這禍事須先止禁。
至於那些求婚人，也須及早兒的自省，
因若能及早的抽身，就算是他們的大幸。
我的預言，都有相當的智識爲憑，
當初攸力栖玆統率軍人遠出征，
我曾作預言種種，
如今他身上都能一一印證。
我嘗說他將吃盡艱辛，
手下人徒將喪失，
卻到第二十年頭仍得歸鄉井，已無人能認；

如今我這話不久就要驗應。』
於是坡里麥斯之子攸力馬卡斯發言：
『老人家你回去對你自己的兒孫去預言，
免將來也被牽連。
這朕兆我自能詮，無須你代占；
鳥雀趁陽光上下飛旋，
此事日常能見，
豈必是凶吉之籤？
那攸力栖茲，他早已身死在異鄉天，
可惜你未得和他同命，
猶在此譫語聯篇，
只落得忒楞馬卡斯火上把油添。
你以爲這樣的阿諛之言，
可博他些兒賙贍，
殊不知這完全是妄念，
像你這樣高年，
論理該比少年人多識見，
只若那青年因你一番鼓煽，
只落得討人嫌厭，
那末一來他自己就須抱怨；
二來我們也要懲罰你，
要使你叫苦連天。
至於忒楞馬卡斯，
我今當着大衆面，
對他警告聲言，
他須把他母親送往外家轉，
教他父替她擇配辦裝奩，
他一日遷延，
我們將一日在這宮中廝纏。
因爲我們並不怕他那張滔滔的辯嘴，

也不怕你這種惑衆的妖言。
你要敎訓我們，儘管隨便，
卻只使我們的忿恨增添。
我們還是要吃喝忒楞馬卡斯的家產，
莫想我們破費一文錢，
必至他母親把她蠱人的伎倆斂，
庶我不必爲那一點稀奇的寶貝，
大家爭鬭着日日的點脚尖兒盼念。
且天下豈沒有別的女人足戀？
偏是她那般行徑，
總敎我們情難遣。」
　於是忒楞馬卡斯言道：
「攸力馬卡斯並別的求婚人皆聽之，
我將不復向你等哀求，
我所欲言止此，

爲的我如今這番故事，
料天上神明，國中百姓，皆已知之。
我但求給我船兒一艘船員二十，
任我東西航駛，
我將到斯巴達，派洛斯，
探聽我那失蹤已久的父親行止。
也許有人把音信報知，
也許得天差的使者爲我引指；
（從來人訪事往往如此。）
我若還探得他猶未死，
歸舟已在半途裏，
那末我將寬展一年期，
聽你們消耗這家私，
我也不來阻止。
我若還得知他已不在人世，

我將立刻趕回家，
爲他舉行喪禮務求奢侈，
並建個坟墓把哀思誌，
然後叫我母親改嫁他人子。』

2 所羅門歌　節錄舊約全書

【說明】　所羅門歌是舊約三十九章之一。舊約作於基督（Jesus Christ）前一千至一千一百年間，那麼此歌也是這個時代作品。希伯萊（Hebrew）人是宗教民族，所以他的文學多含宗教氣味。然這所羅門歌反覆申述男女戀愛，不關宗教，恐怕是當時社會流行的戀愛歌集；所以得能選入聖經，因爲託名所羅門（Soloman）王所作的緣故吧。嚴格說來不得認爲聖書，後來教徒釋經，多所穿鑿，有的說作夫婦關係來詠嘆神和以色利（Israel）人間的關係，有的說以愛人來比喻基督的，但都不可信。下面便是所羅門歌的一節。

我的良人對我說：『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因爲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也開花放香了。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我的鴿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處，求你容我得見你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因爲你的聲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要給我們擒拿狐狸，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因爲我們的葡萄正在開花。良人屬我，我也屬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羣羊。我的良人呀！求你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時候，你要轉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羣，臥在基利山旁，你的牙齒如同新剪毛的一羣母羊，洗淨上來，個個都有雙生，沒有一隻喪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條朱紅線，你的嘴也秀美，你的兩太陽在帕子裏如同一塊石榴，你的頸項好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臺，其上懸掛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你的兩乳，好像百合花中喫草的一對小鹿，就是母鹿雙生的。

我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岡去，直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的時候回來。

……我的妹子！我的新婦！你奪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項上的一條金鍊奪了我的心。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切香品。我新婦！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乳，你衣服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氣。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你園內所種的結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並鳳仙花與哪噠樹，有哪噠和番紅花，菖蒲，和桂樹，並各樣乳香木，沒藥，沉香，與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園中的泉，活水的井，從利巴嫩流下來的溪水。北風啊，興起；南風啊，吹來；吹在我的園裏，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的園裏，喫他佳美的果子。

我屬我的良人，他也戀慕我。我的良人，來罷！你我可以往田間去，你我可以在村莊住宿。我們早晨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情給你。風茄放香，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這都是我為你留存的。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喫我母親奶的兄弟。我在外頭遇見你，就和你親嘴，誰也不輕看我。我必引導你，領你進我母親的家，我可以領受教訓，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釀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的頭下，他的右手必將我抱住。

耶魯撒冷的衆女子啊！我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爲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愛情衆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掩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他若是牆，我們要在其上建造銀塔，他若是門，我們要用香柏木板圍護他。我是牆，我兩乳像其上的樓。那時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羅門在巴力哈們有一葡萄園，他將這葡萄園交給看守的人，爲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舍客勒銀子。我自己的葡萄園在我面前。所羅門呀！一千舍客勒歸你，二百舍客勒歸看守果子的人。你這住在園中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你使我聽見。

我的良人呀，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3 魯拜詩　節選創造社出版魯拜集

Umar Khaygam 作　郭沫若譯

【說明】莪默伽亞謨(Umar Khaygam)波斯人。他的生年死日，不甚可考，大約生於十一世紀後半葉。這位詩人的故鄉是在



莪默伽亞謨

一二

樹蔭下放着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酒，一點乾糧，
有你在這荒原中傍我歡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一四

請看周遭爛漫的薔薇，——
她說是：『我笑着開來世裏，
一朝我的錦囊破時，
我把囊中的錢財散滿園地。』

可拉商州(Kharasán)的納霞堡(Naishápúr)，他終身研究天文，又能作詩，所以稱他天文學的詩人。他的詩集，題名魯拜（Rubaiyat）魯拜意即四行詩，好比中國的絕句。魯拜集英譯有好多種，要算菲茲格拉(Fitzgerald)譯的最爲出色，凡一百五十八首。郭沫若先生譯爲中文，由創造社出版。現在節選他二十首，以供諷詠。

一九

帝王流血處的薔薇花，
顏色怕更殷紅；
花園中的玉簪兒，
怕是植根在美女屍中。

二三

穠花被滿了他們的華堂，
我們如今在此盡情歡暢，
我們將又要入土長眠——
我們的屍骸呀，又將替誰作牀？

二六

伊古以來的聖哲，
慣會說現世天堂。
一朝口被塵封，自嘲莫解，
同那愚蠢的預言者流一樣。

三〇

請君莫問何處來？
請君莫問何處去！
浮此禁觴千萬鍾，
可以消沉那無常的記憶。

三五

我便俯就這土瓶的唇邊，
想探詢我生命的幽玄：
唇兒對我唇兒默默道——
『生時飲罷！死去不可復還。』

四〇

鬱金香從沙中仰望；
承受着夜露以備朝觴，
你也請舉杯來痛醉，
醉到玉山倒地——如像空杯。

四二

倘若你把酒壓唇，
融沒在無始無終的夢境——！
你可知今日猶如昨日，
明朝也是如今。

五五

朋友喲，你是知道的，
我家中開了個盛大的歡筵；
我休了無育的「理智」老妻，
娶了「葡萄的女兒」續絃。

五六

「是」與「非是」雖用幾何可以證明，
「上與下」雖用名學可以論定，
人所欲測的一切之中，
除酒而外呀，或無所更深。

六三

啊，地獄之威脅，天堂之希望！
只有一事是眞——便是生之飛喪；
只有此事是眞，餘皆是僞；
花開一次之後，永遠凋亡。

六六

我遣我的靈魂，通過不可見的世界，
走去繙讀些未來世的文章。
我的靈魂漸漸轉來告道，
『我自己便是地獄，便是天堂。』

六九

人生不過是一套可憐的象棋，
晝與夜便是一張棋局，
任他走東走西或擒或殺，
走罷後又一一收歸匣裏。

七二

人稱天宇是一個覆盆，
我們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舉手去求他哀憐——
因爲他之不能動移，猶如我你。

七九

甚麽話喲！造物借爛鐵於人，
要人償以純金——
這是幾時定下的合同？——
啊，這種交易是何等不平！

九一

啊，我生將謝，請為我準備酒漿，
生命死後，請洗滌我的皮囊，
葬我在綠葉之下，
間有遊人來往的花園邊上。

九二

便是我死灰中也可迸出葡萄，
捲鬚在空氣中高標，
信仰眞理之人路過我時，
無意之間都要被牠纏繞。

九五

酒便是我的叛徒，
屢次把我「榮名的衣裳」剝去——
剝去罷，我不解賣酒之家，
何故把酒來換去半價的敝屣。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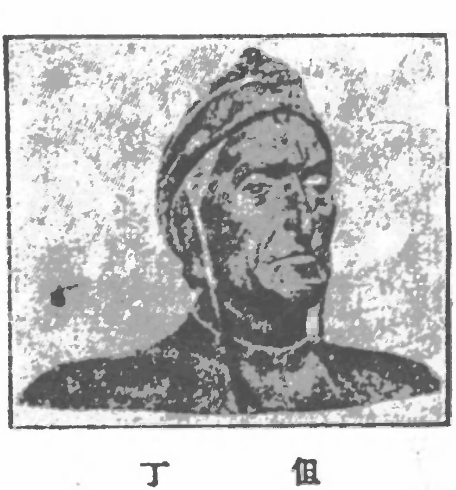
但只願有有翼的天使即早飛來，
停止這尙未完篇的「命幸的書稿，」
使那嚴肅的「記書人」另寫一回，
不則全然塗掉！

4 神曲

節自商務出版小說月報叢刊

Dante Alighieri 作　錢稻孫譯

【說明】 但丁(Dante Alighieri)生於公元後一二六五年，卒於一三二一年，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先驅。他的先世本是意大利佛羅萊司(Florence)的望族，少受 Provence 詩派影響，多作抒情詩。嘗戀愛一位少女，名眦亞德里釆(Beatrice)，他便作詩以頌，成集一卷，名曰新生(New Life)。他言愛情本爲行吟詩派，後以 Guinicelli 之感化，轉入神祕主義，以爲美善合一，後來眦亞德



但丁

里采死，他崇拜其女，近於神明，認作她天神一般。一生著作很多，可傳者亦不少，而以神曲(Divine Comedy)爲絕構，曲中所敍的，爲周巡地獄淨界天堂所見，錯希臘羅馬神話和基督敎傳說於一爐，以表達他對於政治倫理的見解，又隱寓本人半生經驗，眞是千古不朽的偉著。曲凡三部，地獄(Inferno)是第一部。原書以三句爲一韻，前後的韻遞相參錯。第一三兩句叫第一韻，第二四六三句叫第二韻，第五七九句叫第三韻，如是積百數十句爲一曲，都共百曲，爲例一貫，錢稻孫先生譯爲中文。現在節選他地獄一部的第三曲一段，以見一斑。

地獄曲之三

但丁讀地獄之銘而入，遇雖無令聞亦無惡名之亡靈，羣赴亞凱降德河畔，見舟魔喀隆叱之嚴厲，載達彼岸，俄而地震雷鳴，赤火閃爍，乃驚暈而仆。

『自我徂兮愁苦邦，
自我徂兮永劫慟，
自我徂兮列乎亡靈之中。
正義動我至高之才兮；
造我以神聖之力兮，
並以絕頂之智兮本初之愛。
物先我其莫造兮，苟非不朽，
惟我其長延兮，將垂亘兮永久；
其盡棄汝期望兮來入之儕！』
予覩此黯色之題字，

高門楣兮銘識；
予用問曰：『師乎，厥義苦予思。』
彼閶闔兮謂予言：
一切疑懼兮當是捐；
一切卑怯兮當是殫。
已來至乎予詔子之所兮，
行見愁痛之徒兮，
彼皆失其智慧之福兮。
爰挈予手兮提攜，
和顏色兮予慰，
遂納予乎玄祕之懷。
羌申申其怨詈兮，並哭泣以號咻，
聲震徹乎空中兮，色黯淡而無宿，
余遂不自禁兮，涕泗橫流。
言詭雜兮語很，

辭悲哀兮音忿，
聲吭厲復謦謦兮，又擊掌以相渾。
紛殽亂兮繚戾，
紆玄空以靡懈，
若風旋而礫飛。
怖吾首兮纏縈，
予曰師兮此何聲？
彼何民兮若不勝其悲情？
乃予詰曰：此寃魂。
皆含哀而飲恨，
生無惡名兮亦無令聞。
雜居此乎彼劣衆，
雖天使而不忤神兮，顧亦不忠，
惟自謀之是用。
天懼損美而不收：

深地獄兮亦不受，
庶罪人其無以爲譸。
予曰：彼何苦兮，
何其嘆之楚兮？
對曰請簡言以告語兮。
彼皆無於死兮，
瞢瞢一世其卑微兮，
用凡他人之是嫉兮。
世莫許其留名，
亦慈悲與正義之所輕：
今且勿論兮，第流觀而旁經。
予瞵盼而見一幟，
幡畱留兮迅駛，
若不容其或息：
人尾之來兮列如長蛇，

予初未嘗見兮深以爲詫，
乃死之殺人兮似彼其衆多。
予既識其數靈，
並瞥見夫彼影，
嘗以懦而避大命。
予乃頷首而默會，
必其同罪之爲類，
既不寵於神兮亦神敵所不禮。
閔彼曹兮實未生，
既袒裼以裸裎，
復毒螫於蜂蝱。
血流面以淋漓，
混涕淚而下滴，
蟲蛆咥其餘糜。
爰引領而遠矚，

覩水濱之人稠；
予曰：師乎，其予宥，
願聞其爲何人與何故也，
若急急其欲渡也，
透微明而予茲覩也。
彼予訓曰：自能明，
待底止夫途竟，
慘惡凱隆德之岸汀。
予衷歉兮羞俯，
慮多言之相苦，
噤默徂夫江渚。
忽有老人兮乘舟而來濟，
披髮蒼蒼兮莫知其歲，
忿忿而詈曰：殃汝惡鬼：
其毋見天之忘冀！

彼予渡汝以彼塲，
入永闇兮窮寒與極燹，
何復汝兮生靈，
其速離夫亡傖。
乃目予之不聽，
曰：趨佗兮問異津，
庶登陸兮此非爾軫：
別有輕刀兮汝曹所因。
導者謂之曰：喀隆其毋慍！
茲實彼意之所存，
無或彼意而不遂兮，汝其勿更問。
髯鬣頰兮少和，
此黑水之舟魔，
兩目環以炎火。
於是裸體之敝魂，

或變色切齒以忿恨，
怒其言之不遜。
並瀆神以忤親，
誹地而謗辰，
詆人之生兮嫉人之胤。
遂號哭以奔赴，
羣往集夫凶滬，
流水潺湲兮惟不畏神之是慕。
喀隆熾其餤睫，
目使魂兮聚集；
苟遲疑兮撻以楫，
若秋風之殺伐，
樹葉葉兮剝奪，
枯條委衣於墟阯，
亦此亞達莫之敗裔：

一一自投乎岸際：
若鳥雀聞呼而來依。
既乘玄波而濟渡，
未畢登於彼滸，
此復集兮新虜。
稱予以子兮師長；
曰凡彼死於神殃，
皆此集自萬方：
所以急急其欲渡，
胥繇神法所鼓舞，
恒怯化而爲慕。
凡善靈兮靡此經；
喀隆用而爲汝諍，
今彼辭意兮當已自明。
言方終兮幽原，

忽劇震兮予魄散，
但追憶兮猶浹汗。
地位而風動，

光閃而關紅，
五官爲之失用：
予乃神昏而傾頹若眩暈於夢魘。

5 墓畔哀歌

Thomas Gray 作　張毅漢譯

【說明】湯麥司葛雷(Thomas Gray)是十八世紀中葉正當英國古典文學運動極盛時代的詩人。一千七百十六年，生於倫敦。父親擁有大貲，但是不善治生，母卻英爽活潑，且多才幹，富有商業知識。葛雷幼時，聰慧異常，母親很愛他，遣之肄業於劍橋大學，精通歷史學，於詩學尤爲深造。畢業後，蜚聲學界。葛雷固工於詩，但自信頗弱，所作詩手自刪定的只有二十多首，爲數雖少，卻是芳馨悱惻，哀感絕倫，令人不忍卒讀，所以時人稱爲悲哀詩人。爲人短小，媚若處子，溫柔嫻雅，藹然可親，政府榮賚以桂冠詩人的位號，葛雷婉卻不受。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劍橋大學聘他爲史學教授，一千七百七十一年卒，年四十有四。



葛雷

葛雷詩中墓畔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hurch Yard)最爲絕構，始作在一七四二年二月友人洛勾(Jonathan Roger)行葬禮時，一七四九年冬，他的姑母死亡，葛雷舊感重觸，爰復賡續其稿，至明年六月寫竣，經過了八年之久，才告完成，可見古人匠心經意之苦。Gosse作葛雷評傳曾說道：『這歌曾影響全歐詩藝，縱自法至俄，橫自丹至意，除莎翁拜倫某某作品外，未有如這歌受國外贊許摹擬的

廣』。郭沫若君曾以詩體譯載創造季刊。余近讀此歌原文，譯念頓生，爰不揣簡陋，譯為五古。可是中國詩體篇有定句，句有定字，以致原文中有許多極優美的助詞，擬詞，未能盡量譯出，讀者可取原文對照讀之。

暮鐘催日暝，牛羊紆草徑，農人蹣跚歸，大地付黃昏。
景色眼前滅，萬籟寂無聲；惟有虻蟲飛，羊鈴遠處鳴。
蘿衣古塔頂，鴟鴞向月啼，似言不應來，驚伊幽居地。
松柏綠成蔭，草塚何纍纍，地下幽穴裏，長眠村中誰？
晨風吐清馥，簷底燕噪晴，村中雞犬聲，莫能喚其醒。
家婦雖殷勤，不復勞薦枕；稚子非昔日，臨戶望歸信。
憶其在世時，春耕秋收粱，牧牲或伐木，怡然何徜徉。
莫使野心家，笑其太辛勤，貧者一身世，豪華豈得聞！
門閥與權勢，富美所營賦，不分皂與白，同歸一抔土。
墓畔閒未立，紀念碑嵯峨；亦無先賢祠，頌唱讚美歌。
栩栩大理塑，誰能使之甦？榮聞與諛詞，不到冷耳隅。
墟中陳死人，或曾燃靈心，或曾操政柄，或曾張鳴琴。
知慧代累積，惜彼不得享；貧陋滅其火，靈性似冰冷。

世多可憐蟲，明珠海底隱，又若隴上花，開落無人問。
葬此翰卜敦，曾抗小暴君，或是彌爾頓，湮沒無復聞。
議論驚一世，海內佈仁政，嚴刑莫加諸，舉國頌功名。
年命惜有限，功過盡此歇，不與肆荼毒，漫將尊位竊。
不使滅天良，喪其羞惡心，濫以詩靈灶，敬彼權貴神。
遠卻塵世擾，澹懷抑何慕；冷冷幽谷中，悄悄黃泉路。
白骨尙有幸，阡表墓頭立，陋文刻石上，過客每嘆息。
姓壽揉成韻，用代銘其墓，死者所服膺，復有經上句。
誰肯忘人世，杳杳郎長暮，云願棄歡樂，一去不返顧。
瞑目温懷裏，似求熱淚墮；墓中有人性，死灰燃情火。
念此湮沒者，憑弔有爾在，未卜爾死後，弔爾復有誰？
村翁相顧謂：見彼黎明時，拂霧行匆匆，接霞上高陲，
陲有山榛樹，老幹獨嶒崚，憩足濃蔭下，午聽流泉聲，
林間穿幽徑，且嘔行徐行，時復垂頭視，若爲情所縈。
一日榛樹底，杳然孤鴻影；一朝後一朝，不復來此境。

（墓銘）

一日忽見彼，尸體墓中葬；君是識字者，請讀碑上字。
未識名與利，頭顱枕黃土；慈神垂青眼，憂靈曾眷顧。
心志高且潔，天父等相報，曾灑貧苦淚，終得父依靠。
瑕疵復誰責，功德復誰揚；功過設爾有，同在帝鄉藏。

6 哀希臘

George Gordon Byron 作　馬君武譯

【說明】 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是英國十九世紀初葉的大詩人，美貌丰姿，朗若玉山照人，年十歲時，襲了叔父爵號。叔父死時，身後不遺一錢，拜倫替他負擔遺債。因為年少多失意，性情也因之狂放不羈。當在劍橋大學時，對於校課不甚經意，獨悉心寢饋文學。二十七歲，和某女士結婚，度溫馨的歲月一年有餘，忽占脫輻，愛情斷絕，遂作汗漫遊，誓不再歸英倫。居意大利七年，晚年遊希臘，助希臘政府脫土耳其羈絆，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病卒於軍，年僅三十有六。拜倫的詩，俠魂美情，是他特點。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一首，是馬君武先生所譯，此外尚有蘇曼殊大師及胡適之先生譯文均可參看。

拜倫

一

希臘島！
希臘島！
詩人沙浮安在哉，
愛國之詩傳最早，
戰爭平和萬千術，
其術皆自希臘出，
德妻飛布兩英雄，
溯源皆是希臘族！
吁嗟乎，漫說年年夏日長，
萬般銷歇賸斜陽。

二

莫說佚佪二族事，
繁歲一夕盡銷沈，
萬玉哀鳴俠子瑟，
羣珠亂落美人琴，
迤南海岸尚縱橫，
應愧於今玷盛名；
俠子美人生聚地，
悄然萬籟盡無聲，
吁嗟乎，琴聲搖曳向西去，
昔年福島今何處。

三

馬拉頓後山如帶，
馬拉頓前橫碧海；
我來獨爲片刻游，
猶夢希臘是自由，
吁嗟乎，閒立試向波斯塚，
寧思身爲奴隸種。

四

有王危坐石巖倚，
臨深遠望沙拉米；
海舶千艘紛如蟻，
此國之民彼之子！
吁嗟乎，白日已沒夜已深，
希臘之民無處尋。

五

希臘之民不可遇，
希臘之國在何處？
但餘海岸似當年，
海岸沉沉亦無語。
多少英雄古代詩，
至今傳誦淚猶垂，
琴荒瑟老豪華歇，
當是英雄氣盡時！

吁嗟乎，欲作神聖希臘歌，
才薄其奈希臘何？

六

一朝宮社盡成墟，
可憐國種盡為奴，
光榮忽傍斜陽沒，
名譽都隨秋草枯，
豈無國士生列島，
追念夙昔傷懷抱。
我今漂泊一詩人，
對於猶慚死不早。
吁嗟乎，我為希臘幾嚬慼，
我為希臘一痛哭。

七

止哭收淚挺身起，

念汝高義流血死。
不信赫赫斯巴達，
今日無一忠義士！
吁嗟乎，三百勇士今何之，
退某倍黎草離離！

八

不聞希臘生人聲，
但聞鬼聲作嘲鳴，
鬼曰生者一人起，
我曹雖死猶助汝！
吁嗟乎，希臘之人口盡瘖，
鬼聲相答海天陰。

九

叩絃爲君歌一曲；
沙明之酒盈杯綠！
萬鎗齊舉向突厥，
流血死耳休來復！
吁嗟乎，願君傾耳聽我歌，
君不應兮奈君何！

一〇

君今能作霹靂舞，
霹靂軍陣今何處？
舞儀軍式兩有名，
軍式已忘舞儀存。
吁嗟乎，試讀先人卡母書，
誰則教君今爲奴？

一一

且酌沙明盈酒杯！
臘人時事不須提，
當年政治從多數，

為憶阿明克朗詩。
吁嗟乎，國民自是國權主，
紛紛暴君何足數。

一二

暴君昔起遮松里，
當時自由猶未死；
曾破波斯百萬師，
至今人說米須底！
吁嗟乎，本族暴君罪當誅，
異族暴君今何如。

一三

勸君莫放酒杯乾！
白卡之岸蘇里巖，
上有一線成海灣，
斗李之母生其間；
吁嗟乎，其間或布自由種，
誰實獲之希臘統。

一四

勸君莫信佛郎克，
自由非可他人託；
佛郎克族有一王，
狡童心深不可測；
可託惟有希臘軍，
可託惟有希臘刀，
勸君信此勿復疑，
自由託人終徒勞。
吁嗟乎，突厥之暴佛郎狡，
希臘分裂若不早。

一五

沙明之酒千鍾注！

天女聯翩齊起舞，
眼波如水光盈盈，
但將光線射傾城。
吁嗟乎，爲奴之民孰顧汝，
我竊思之淚如雨。

一六

置身蘇靈之高山，
四圍但見綠波環，
波聲哭聲兩不止，
一曲歌終從此死。
吁嗟乎，奴隸之國非所庸，
一擲碎汝沙明鐘！

二 戲劇

1 哈孟雷特

節選中華出版哈孟雷特

William Shakespeare 作 田漢譯

莎士比亞

【說明】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是英國人，生於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卒於一千六百十六年。他的著作，在英國文學中，占者最高的位置，那是無須贅言。他的一生著作，爲世所確定的有三十七種，可以分作四期，去尋索他思想發展的痕迹。第一期莎氏在倫敦劇場中是作者修養時代，那時正當二十四五歲；這期作品，以輕妙洒脫爲主，喜劇有錯誤的喜劇、葉羅蘭底二士、仲夏之夜夢，悲劇史劇有亨利六世、里查德三世、羅密歐與朱麗葉等。第二期從三十二歲起，依歷史作喜劇悲劇，如威尼斯商人、威德爾底可笑的妻、哈孟雷特等，都是他的傑作。第三期從三十七歲起，這期著作，較前更深

刻而雄大，以阿色洛、馬庫伯斯、李亞王、安敦尼與庫勞伯特拉等是代表作品。第四期在四十四歲以後，這期作品，以包含理想光明與敎理爲主，那是莎氏思想圓熟的時期，著名作品有伯里庫斯、安拉西、冬夜等。現在選的哈孟雷特是莎氏一生傑作，全文由田漢君譯爲中文，中華書局出版，現在節錄他第三幕第一場於後。

第三幕

第一場　城內之一室

王，后，波樂紐斯，婀翡麗亞，羅岑克蘭慈，及吉爾登斯坦登場。

王　你那樣迂迴曲折地問他，還探不出他何以好好的安靜日子不過，卻要裝出這種瘋瘋癲癲的樣子以自苦苦人的緣故嗎？

羅　他自己也說他有些精神錯亂；但爲着什麼原故，卻不肯說。

吉　他也不願意我們再盤問他，我們想叫他告白他的眞心的時候，他便把一些瘋話來支吾我們。

后　他待你們好嗎？

羅　他接待我們很有禮貌。

吉　不過有許多忍着他的性子的地方。

羅　他不大問我們，不過我們問他的時候，他都肯爽快地回答。

后　你們把甚麽娛樂試他沒有？

羅　回國母陛下，我們那時恰好在路上趕上了一羣戲子；我們就把這事告知殿下；殿下髣髴聽了很愉快似的。他們現在都到了宮裏，並且好像殿下已經命他們今晚在宮裏演劇了。

波　這事是很眞確的；殿下還拜託老臣來請兩位陛下去看戲呢。

王　那麼朕一定去看的；他能够傾向這一方面朕聽了很滿足。——望兩位此後還要鼓起他的興頭，使他在這一方面陶情養性。

羅　是，陛下。

（羅岑克蘭慈，吉爾登斯坦退場。）

王　親愛的哲特魯德，你也請退罷；因爲朕已經祕密地派人把哈孟雷特請到這兒來，使他不意地和婀翡麗亞相會。她的父親和朕，便做一對法律上許可的偵探，躲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自由地審判他們的會見情形，由他所表示的態度，我們就可以判斷他這樣受苦的緣故是不是失戀了。

后　那麼我服從您的話罷，——婀翡麗亞，至於你呢，我很願哈孟雷特發狂的原因，幸而爲着你的豔美；所以希望你能以你的美德使他恢復原狀，這也可以顧全你們倆的體面。

婀　陛下，惟願能够做到。

（后退場。）

波　婀翡麗亞，你在這兒散步。——陛下，對不起，我們躲起罷。（對婀）你讀這本書；你祇做溫習功課，

殿下就不疑你何以一個人坐在這裏了。我們常常受這樣的苛責，——這是由我一生的經驗證明了的——就是我們好把很專心似的相貌很敬虔似的舉動來遮掩我們惡魔的本性。

王　（傍白）阿，這是千眞萬確的！這句話就像一條皮鞭，不知道把我的良心打的好痛！用粉牆的藝術美化了的娼妓的臉兒，比起那粉在她臉上的臙脂水粉來要醜的多，但是那裏及得我的行爲，比起我們所粉飾的言語的時候那樣醜呢，阿，好重的擔子！

（王與波樂紐斯退場。）

哈孟雷特登場

哈　還是活着的好呢，還不活的好呢？——這是一個問題：所謂豪傑之士者，到底應該忍受着「暴虐的運命」的矢石呢，還是應該和狂波駭浪相抵抗死而後已呢？死，——和睡——差不多；假若一睡可以解脫我們心裏的悲痛，和一切附屬於肉體上的苦惱，——那眞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好事。死，——等於睡，——睡！也許做夢！哼，障礙就在這裏了；我們捐棄塵世的時候，在那漫漫長夜之中，到底會做些什麽夢呢？這是我們要躊躇一下的。這個苦惱的世界，至今還存在着，也是這個關係；不然祇要短劍一揮，誰都能使他自己寂滅，還願低首下心受這時代的鞭笞笑罵，壓制者的橫暴，榨取者的凌辱，失戀的痛苦，法律的遷延，官吏的傲慢，和小人的嫉害嗎？若不是有死後的危懼，若不是到那未經發現之國去的旅客，沒有一個回來的，使我們心志搖惑寧願守着我們固有的這

個火坑，不願跳到我們所不知道的別一個火坑裏去時，誰還肯負着包裹在厭倦的人生底下呻吟胼胝呢？以此我們的良心便把我們一切人類都化成了卑怯者了：以此決心的本色，也被思慮的蒼顏混淆了，大規模的計畫也以此把道兒改了，把實行的名兒丟了——且住！美麗的婀翡麗亞！——女神，你的禱告中間，請代贖我的罪過。

婀　賢明的殿下，近來貴體可好？

哈　承小姐垂心；很好，很好，很好。

婀　殿下，我受過您許多紀念物，我多久就想奉還；現在請您收下罷。

哈　不，我不收；我從來沒有給過你什麼東西。

婀　榮譽的殿下，我確實記得你給了；並且於這些禮物之外，還附着一些甜美的言語，把這些禮物不知道襯的多貴重，但是那些芳香已經消失了，請依然收下罷。在心胸高貴的看來，送者的恩意不如從前，貴重的禮物也變非薄了。好，都在那裏，殿下。

哈　哈，哈！你是一個眞節女子嗎？

婀　殿下說甚麼？

哈　你是個美人嗎？

婀　殿下，這是什麼意思呢？

哈｜說是說你若又貞節又美麗的時候，便莫叫你的貞節和美麗交談的好。

婀｜殿下，美麗不和貞節交談，還有更好的朋友嗎？

哈｜是，有的；因爲變貞節爲邪淫的美的威力，比較使美麗同化他的貞節的威力，還要大些：這句話有時候不過一種反話，但是現在可證明他不錯了。我從前也曾愛過你啊。

婀｜是，殿下，您使我相信有這回事。

哈｜你還是不信我的好；因爲我們這樣的壞樹幹，就怎樣把你的貞節去接他，也脫不了他的氣味的：我不愛你了。

婀｜那麼我眞想誤了。

哈｜你最好到尼菴裏去；你怎麼要做罪人的生產者？我自己總算中和眞實的人；但是連我都怨我的媽還是不生我的好。我非常的驕傲，好復仇，野心又大，我若是有組織的頭腦，籌畫的想像，和實行的時間，不知道早犯了多少罪。天地之間，到底要像我們這樣的人亂爬着做什麼？我們都是一些純粹的惡黨；我們中間誰都不可信賴，你快到尼姑菴裏去。你的父親在那裏？

婀｜在家裏，殿下。

哈｜那麼可把他緊緊地關在家裏，使他不致在他自己家裏以外幹那些蠢事，少陪了。

婀｜（傍白）阿，天啊，保佑他！

哈　你若是結婚的時候，我還送這幾句討厭的話把你做家奩；任你像冰似的貞潔，雪似的清純，你可逃不了誣謗，你最好到尼菴裏去，去；少陪了。或是你硬有結婚的必要的時候，你就和蠢漢結婚；因為聰明的人很透澈地知道你會把他弄成一個什麼怪物。你到尼姑菴裏去走；快些去，少陪了。

婀　（傍白）阿，全能的上帝呀，救好他呀！

哈　我也常常聽說過你們塗脂擦粉的工夫；上帝給你們一個臉，你們自己又再造一個臉：你們會翩翩地跳舞，會風排楊柳似的走路，會顛着舌頭說話，會替上帝的造物取小名，會說你們的淫亂是無知的結果。算了罷，我再也不願意說了；我就為了這些事急發了狂。我說，我們都不要再結婚了；那些已經結了婚的都應該分居；其餘的都要把現狀維持下去。你快到尼姑菴裏去，走。

（退場。）

婀　阿，可憐把一個高貴的殿下糟蹋了！廷臣的眼睛，學者的舌子，軍人的劍；丹麥國的希望和裝飾，風雅的寶鑑，禮貌的典型，一切觀瞻者的對象，現在卻全然破壞了！我這個女子中間最薄命的女子，從前吸過他那音樂似的誓言中的蜜的女子，——現在卻見他那高貴的尊嚴的理性，好像清悠悅耳的鈴兒搖出了調子弄的粗糙難聽了；他那誰也比不上的春花一般模樣兒也被這口狂亂的風吹的凋萎不堪了；阿，這是何等的不幸，以看過我所看過的眼睛來看我所看見的！

王與波樂紐斯登場

王　戀愛！他的感情何嘗傾向那一方；就是他所說的話，雖說稍微欠一點條理，可也不像癲狂。我看見他的心裏一定有什麼事情，他的憂鬱，便在這個事情上面抱着蛋，假如讓他孵化出雛兒來，那可有些危險；為預防着這個危險起見，我已經定下這一條急計，叫他趕快到英國去催貢去。或者與海外的山川風物接觸，竟能排遣他胸中的積鬱，腦筋裏受了新刺激，平日的行止動靜，因此一變，也未可知。你覺得怎樣呢？

波　這個很好；但是我信他的煩悶的原因，還是起於失戀。——現在怎麼樣，婀翡麗亞！哈孟雷特殿下對你說了一些什麼話，你不必告訴我們了；我們都聽見了。——陛下，您要怎樣辦便怎麼辦罷；但是，您若覺得可行的時候，那麼看了戲之後，可要他的母后獨自邀他去細問他痛苦的原因：王后陛下可以直接問他；不妨事時，我可以偷聽他們的談話。若是她問不出他的病苦不是失戀的緣故，那時把殿下送到英國去也好，或是把他幽囚起來也好，都聽憑陛下的英斷。

王　是這樣辦也好；位高望重的人的發狂，是不能不注意的。

（皆退場。）

2 浮士德

Wolfgang von Goethe 作　張鶴羣譯

【說明】歌德(Goethe)是德國的大文豪，生於一七四九年，卒於一八三二年。這劇根據中世紀傳說而成，是歌德平生巨著，都凡



歌德

二卷，上卷於一八〇八年出版，下卷出版時，歌德已是八十三歲的老翁了。上卷述浮士德的博學多能，猶不自足，欲飲酖死，忽聞復活節歌聲，心有所感，遂出遊，遇鬼化巨尨，遂與之約：苟能使得一時的饜足，止他上遂之志的，當以靈魂歸之。鬼於是設種種方法，誘浮士德；先入酒肆，繼入一妖婦家，婦飲以興慾之湯，復用魔術使與一少女相愛。鬼乃殺女兄，挾浮士德遁入山中鬼窟，值演劇，浮士德恍然見女苦狀，知其因殺子下獄，遂偕鬼賡夜往救，用魔術開禁錮。女知罪大，不欲還入世。天將曙，鬼促浮士德行，行時猶聞女悽切的呼聲咧！下卷述鬼和浮士德同事一國王，能化紙爲泉貨，召海來那(Helena)女神於古世界，因大得寵任。海來那在傳說中亦有，歌德特取爲寓意罷了。浮士德的和海結婚，是喻古曲與中世紀文藝的融合，而他所生之子愛福立翁(Euphorion)，則喻浪漫文藝。然海來那終歸化去，浮士德知文藝不能厭志，乃覓海隅事力民事，精進不懈，比及百歲而卒，乃登天堂。雖終未滿志，亦不虛他一生哩！臨絕猶云：『不唯日日爲生命自由而奮鬭者，乃能克享其生命與自由』。以文學價值論，上卷勝下卷。下節爲上卷的第一幕，述浮士德的博學多能，猶不自足，欲飲酖死，忽聞復活節歌聲，遂心感出遊。全劇將由編者譯爲騷體，不久可與讀者相見。

第一部　夜

（一間陝小而弧頂的嘎特式房間。浮士德坐在桌旁椅裏，有不安靜的樣子。）

浮士德　我曾研究過哲學，法學，醫學，唔！便是神學吾也研究過，用着銳敏的氣力，一種一種的研究；但

是，可憐的獃漢呵！我所有的學問止此，沒有比從前聰明一點：我是人師，不，我是高等博士了，十年已來，備嘗艱苦得曾把我的學生不問是非曲直的盲從我，眞莫解其所以然！現在回想起來，使我愧悔之極！果然，我比那一般做敎師博士學者法家牧師的紈袴兒聰明些了，懷疑不再磨難吾了，天堂地獄也不再驚嚇我了。我爲此得到一切快樂，我不佯說一切沒有知道的價値啊。

我不自命我能做一個說敎者，去救助感化蒼生。我沒有金銀財產，也沒有執着世界上細微的權勢。像這樣毫無人生樂趣的一條狗命，誰都不要活的。我因此要尋求巫術的幫助使用神通巫語，也許我得到許多祕術，言我所未知的事物；發見那維繫約束宇宙的潛勢力，探得宇宙的根本和他生生不息之力，使不再留爲文字上的空談。

哦！皎潔圓滿的月啊，常在中夜裏從吾書桌上爬到天中的月啊，你的光願作末一次的照我悲哀嗎！最是愁容的朋友，你的眼睛常見我埋頭在古書堆裏，但是我能在巍巍的高山上，立在你的祥光中，偕幽靈往來於山窟，在你照在草地的幽光裏浮游，脫去繁細我的智識的烟霧，在你的露泉中沐浴，使得康健嗎？

傷哉！我還在這被詛咒的陰沈的土牢中，雖是強烈的日光，也只是從油漆的板窗裏慘淡地射進來。蟲蛀塵積的書，在四邊雜亂地堆着，高得直撞到天花板上，烟黑了的糊紙；瓶壺箱櫃以及舊傢伙雜物在我的周遭滿滿地亂拋亂丟——這是我的世界：是一個什麽世界！

我要發問我既然給未知的需要所迫切著，何以吾的心還是猶豫着呢？我生命的活動，何以給一種不可解釋的悲痛所阻礙了呢？！咳在上帝創造着生的大自然間還有走尸骷髏環繞着我呢！飛，飛上去找一個廣大而自由的世界！從那斯脫拉旦彌史（Nostradamus）手裏得來的巫書，不足做我的伴侶嗎？當我得駕着繁星的雲程，尋求大自然聰明的教訓時，我的靈魂得到了一種力的光明，玲瓏精澈似幽靈和幽靈間談話，毫無隔閡。使我的空想成爲實現，恐怕終屬徒然罷！你，幽靈們，來走近來，——你若聽見了我的話，請你回答我！

（他翻開書，見「人是小宇宙」象。）

哈！我所見者奔流到我的意識中，使我何等狂樂！我感得一個青春的，生機的天福，在我全身脈管筋絡裏灼熱。我用鎮靜而快樂的胸懷，帶着神聖的動機去猜摩這象的意義，我變做上帝了嗎？我是上帝了嗎？——我的眼睛很清爽！那種清澈的現象中我看見創造萬物的自然對我的靈魂開示了。聖賢的話，我現在初次認識了，便是說：『不是精神世界的封錮，是你知覺閉門，你心靈僵死；門徒啊，起來，不要疲倦了，去到晨光裏盪滌你的胸懷！』

（他沈思此象。）

宇宙怎麽能予物以質！物又如何能在他物中活動生存！物物又如何能似天使；翅膀互相交紐着，從天上散布福氣到大地，使宇宙充滿了永久的和諧！這是一個何等偉大的景象！但也只是一

個景象啊！你無限的自然，我怎樣能把你變做我有的自然？何處是你的胸懷？蓄着天地之念的，我們憔悴的心所企望的，照耀着的生命之泉呀，你請流，請温慰我；我難道要徒然渴望成病嗎？

（他不耐煩地拋棄了此象，再去看地靈象。）

且看這個象於我如何！地之靈呀，你比較的親切一點：我的力漸漸陞高清激了，我的熱情燃燒似喝醉了新釀的酒，我給我用以對付世界的新的力與胸懷所激發了，世上的苦樂一樣可以給我機會了，雖或有風濤的顛簸來磨難我，我再沒有傾覆的恐怖了！黑雲遮蓋着我，月光幽暗，燈光息了！——紅色的雲霧紛起，光芒從我四面射來！——我忽然全身戰慄！我所祈求的幽靈，我感得你的降臨！請你顯現你自己罷！嘩！我的心裏什麼跳動！我的感官在這種激盪中緊張！我覺得你獲得了我的心，你一定，你一定，不是要拿我的性命去做代價！

（他手執了書，帶着神祕的模樣，在解說靈象。微紅的火光一烱，幽靈在光中顯現。）

幽靈　誰召喚我？

浮士德　看來可怕呀！

幽靈　你久已竭力引動我來了，你久在我的範圍內取求你的糧食了，現在——

浮士德　哦！我不能耐你！

幽靈　你渴想要看見我的容貌，聽見我的聲音，你的仰慕我感動了我，我現在來了！還有什麼使你心

旌不定，超人？你靈魂的高聲呼喊何處去了？你創造涵育世界的，愉快地擴充到和我們幽靈爲伴的胸懷，何處去了？浮士德你在何處呼喊使我深爲感動，用着氣力迫切我到此？你是他嗎，他見了我有生命的顯現，便恐怖戰慄得像一條受驚的蟲？

浮士德　那末我要不要怕你這個氣體？是的，我是浮士德，我是你的伴侶！

幽靈　人在生命潮汐行爲風濤裏頭，好像一個滾來滾去的浪，一隻左右自由的梭；生與死是無始無終的海，激盪而永流不息的生命，所以在時間的輪子滾轉之下，縫製上帝生命之衣的，是我的手！

浮士德　你，在這廣大世界上自來自去，你辛勤的幽靈，我覺得你於我何等親切！

幽靈　你像了你所領會的幽靈了，那個幽靈不是我！

浮士德　不是你！那末是誰？我，上帝的縮形，便是你都不似呢！

（有叩門聲。）

哦，該死了！我知道的，來的是我的伐米勒司（Famulus），我最佳的幸運找不到享用之樂了，在我視線的緊張中，沒有靈魂的鄙夫如此噪擾我！

（瓦葛納穿着睡衣睡帽，手裏提着燈走進來，浮士德忽掉過頭來。）

瓦葛納　請恕，我聽見了你的談論；你誦的定是希臘古悲劇嗎？這一種藝術，因爲有益於我，所以我倒有些研究，我曾常常聽到人們說，一個傳教的人可以從優伶處得些教訓而變做一個說教的人。

浮士德　是的，假使那個牧師天生是一個伶人，他也許不時可以做到。

瓦葛納　咳！一個人這樣研究學問，像一個天囚，極少有機會看見世界，若然偶然從窗洞裏看見世界，那麽怎能信仰牠呢？

浮士德　若非你懂得情感那樣東西，是從靈魂深處清明平靜地發出來，去迫切着聽聞你的人們的心，你永遠不能信仰世界。你永遠坐着彌縫苴補，喫人家食糧的一點末屑，你胸中的死灰裏只逗起一個餓火！若是你的雅趣悅樂所在呢，請你學那小孩或猴兒的眼羨別人；然而你自己的心若非善辯，你永久不要想能够感動別人的心！

瓦葛納　演說家因善辯而成功，我覺得我確實遠够不上做一個演說家。

浮士德　你要去圖得實在的報償！當心你做了一個蠢夫！你要用些藝術和智慮去演說；若你因爲心中有所感動而去演說，你說完了話後，又何必再有所渴望呢？你的談吐雖光嫖得很，其中的思想！條分縷析得像紙片一樣，然終似蕭瑟的西風，在冷酷的秋氣中吹過綷縩作響的黃葉！

瓦葛納　咳，上帝呀！藝術是永存的，生命是瞬眼即逝的，我在評論短長的高興時，心腦裏常常犯到錯誤。要是有一付探本窮源的本領，那是何等不容易！幸而一個人探到半路，魔障一定會消滅的。

浮士德　古書在你面前成了一喝永不口渴的靈泉了嗎？若非你自己的靈魂自然地爆烈開來，沒有什麽能够還復你的新生。

瓦葛納　請恕！有嗜古的精神，可以得到極大的快樂，我們可注意到一個古聖賢人曾經怎樣想法，他們思想我們現在替他實現了多少。

浮士德　唔，是，終究明白了！我的朋友，請聽，過去的時代，在現在成了七顆寶印封錮了的一本書：你所稱爲古精神，不過是你自己的精神，古精神只從你的精神裏反映出來罷了。所以你常捉摸不住！牠牠給人一見便逃去了。牠好比一隻垃圾桶，說得最好聽，也不過是傀儡劇中夫妻詬誶的一齣，傀儡嘴裏說出些最實用最中肯的格言！

瓦葛納　那末，這個世界——你對於人類，希望稍稍有所了解的心腦如何說法呢？

浮士德　是，人類賦之於天的東西！誰敢眞率坦白地講出來？有少數人眞正懂得了，便不聰明而眞率地將一慮一感顯給那羣庶看，他們沒有不給人燒死或殘殺的。朋友，我懇求你，夜已深了，我們的談話，就此一定停止罷。

瓦葛納　我本當快樂地徹夜奉陪，如此吾們學問上的談話可以繼續下去。雖則我們明天再會，我將拿復活節的空暇，隨君之意，問問這個那個問題。我要來極誠懇的請教；我雖知道了很多，然而知道一切也是我的野心。（退場。）

浮士德　（自語）那頭腦獨還沒有失掉了希望，牠的智慮，永久消磨在淺薄的廢物中，——兩手忙碌地挖掘埋藏的黃金，當發見了一條香餌蟲時，便是其樂洋洋了。

剛纔的人聲，不要噪擾了充滿着我周圍的幽靈嗎？但是我這次要感謝你這個世上最笨最可憐的蒼生！若非有你把我從惡戾的境況中救出來，我的智慮都要給他們淹吞了：幽靈如此的偉大，幾乎呆鈍凋謝了我的靈魂！

我，上帝的縮形，想欲接近永存的眞理，——棄絕了世間的人們，去到靈光中曬衣；——我比天神還要偉大，天神的力，在大自然跳動的脈管裏流溢，我要超出自然界，去享受那在天神創造中的生命，去瞻仰我用以贖罪的貢獻物！霹靂一語幾欲使驚倒仆地。你，我不敢和相比擬。我雖有權力引你和我親近，但我束手無方將你捉住。在這種神思恍忽中，我感得我自己渺小，又是偉大；可是你已經把我推到人類不測的命運之幕後了。什麼我要避免？誰的指導我要借助？我還是奮鬭去嗎？咳！功業與悲哀，一樣的躭誤了生命的前進。

人心以爲偉大佳美的漸漸有了新意義了；我們達到了世界的至善時，便加「較善」以欺哄籠絡的惡名，用以形成我們生命的優美的情感，埋沒在世間沉悶冷酷的擾攘中。假使希望的「幻想」曾一次盤旋翱翔；她的渴望會擴充到「無限，」然而這個狹小的世界，現在也足使她十分滿足，因爲有很多的幸運，時時掀起了海的波瀾。憂慮在心底潛藏，幽哀隱痛暗中相生，心便搖搖不定，擾亂了愉快和安恬，她臉上的假面具常新，房屋土產妻子等，似水火毒藥利刃的紛紛加來，我們怕懼永未感到過的打擊，然而我們從未失去的物，終究要因爲失掉而悲痛！我不是天神！覺

得那個眞理太深奧了！我是一個蟲兒在塵土裏爬行，雖可在塵土裏活命，終遭行路者的杳踏蹂躪。

難道這片塵土和四壁之內，無數礙腳礙手的廚架，摺突着的無數舊衣裳，可把我禁錮在這間陋室裏嗎？我將要去尋求我所需要的幫助嗎？這無數古籍，難道只教訓吾犧牲者到處流血而常有快樂者怡然獨坐一句話嗎？除非你的頭腦像我的一樣，似蒙塵的明鏡尋求光明之晝，而在幽暗中渴想眞理，因此走入了迷路，你空疏的頭顱，你的冷笑有何意義？你露着齒齦，帶着驚駭的醜陋形狀，來譏笑吾；我尋求大門，你應當做我的鑰匙，然而你的鑰匙雖精緻，曾不能啓鎖！光天之下，都是神祕，大自然不管吾人的囂囂，依舊帶着面網，她不願意示人的東西，不可拿斧斤去開鑿的。你古董呵，我從沒有知道你的用處，因爲我的祖宗用了你，所以我也照樣去用你，你古籍呵，因我桌上的燈無火而吐烟，你已上了黑色了。我承認我若稍稍偸懶一點，也不至這樣在牠的重擔下流汗！你的祖宗傳給你的遺產，你應當確實把有掌管牠！無用的東西是痛苦的贅物，如有一刻的希求，他要創造一些對牠有利的東西！

那邊爲何好容易引起了我的凝視？那邊這隻藥瓶對我，豈不變做了一塊磁鐵了嗎？照耀着我四周的光從何處來的，好似柔軟的月光在那林間。

珍異的瓶子，我祝福你！我虔敬地把你拿下來一試。我在你中推崇人的技巧知機。你溫和的催

眠藥的精，你最強烈最有用的致死藥的素，請對你的主人獻你自願的恩惠！我見了你，我的創痛頓減；我執了你，我的苦礎徐滅；我的精神的高潮漸漸地退去，我的夢想在大海上飛行；滔滔之流在我的腳下湧耀，引渡我到彼岸去過我新生！

傍空御氣的雲車，風馳電掣而來近！我將駕以上征乎杳冥，達於無我的新境！這是天神之樂，至人之生，現在似蜷的我，是否當得享受？我既決然去找一光明之土，我便棄人世於我項背之後！讓我大膽地投開那大門，這大門別人偷偷地挨過便滿望了！在功業上可以見到這句至語的驚人，便是說人的莊嚴，現在可與上帝的崇高相頡頏了！莫聽幻想去自尋煩惱，在這幽深的漩渦裏戰慄恐懼；須向着那黑暗的路程去奮鬪，那路口燃着地獄之惡火，——須毅然的如此做去，雖化爲烏有，是無疑而迅速的結果！

請下來罷，你明潔的晶體的杯！我久已遺忘了的你，重由舊封蓋裏新鮮地現到我腦底！你在貴冑歡筵上湧耀，當主客傳杯祝壽時，你逗得莊嚴的客人解頤。你身上刻上豐美精緻的花紋，酒徒應分用了韻語來講解，或一喝乾到刻紋之下，如此我記得在我少年時有好多夜。現在我不再有座客把你交壽也不再在你精美的花紋上用力試我聰明了，這裏是一種靈快的催眠藥。你中空的晶體充滿了啤酒色的流液，我既然揀擇整備了牠，我便要如此做去，以我的全付精神猛力作最後一喝，喝這嚴肅而快樂的一杯，一個清新的祝福！（他舉杯入口。）（歌聲鐘聲雜奏。）

天使歌：

耶穌升天了！
大家來對他肉體歡歌；
他心中未酬的懷抱，
曾經使他禁錮。

浮士德　什麼琅琅之聲，尖銳之音，把我方舉入口的杯子打下？那隆隆的鐘聲，宣告復活節快樂的時光到了。那歌隊呀，已是開始着唱甘美之曲，此曲在死的夜裏，天使及其伴侶，爲着他們唱感謝歌？

婦人的歌聲：　用香料和香膏，我們去安慰他；我們和藹地忠心地將他輕輕的放下：
當他襯衣穿身上，我們心中暗悲傷；咳！我們看見了他，便不見了耶穌！

天使歌：　耶穌升天了！天賜以福，磨難他的難苦，探試他的患難，都榮耀地沒有了。

浮士德　你清妙而感人的天音，爲什麼將我在此塵土裏用魔語勾引？還是響到和藹的自然所居住的地方去罷。我已聽見了你的消息，但我不能給你信仰；信仰最親愛的兒子是神跡。我不敢妄想到那快樂的消息所從浮來的地方去；但我從小便已聽慣了這種重還生命以舊皈依的歌聲。一次在聖靜的安息日上，天恩在我眉際給我一個熱烈的脗，禮拜堂的鐘聲，充滿了神祕的朕兆而緩響着頌讚之聲，把我鎔化在炎炎的天福中。一種甘美而莫名的渴望，把我的脚，趨到自然的森

林草木間去了，萬人都在灑着熱淚，而我獨感到一個新的世界起來了。這訴諸青年的聲音，宣告青春的歡日將臨；我在那嚴重的樣子中，用我童稚的感情，把牠記憶起來！你請唱下去你天之頌歌，如此的優美，如此的柔和！我的眼淚似湧；大地將她的兒子，奪歸來了！

（門徒之歌。天使之歌。）

3國民公敵

節錄新青年

Henrik Ibsen 作　潘家洵譯

【說明】易卜生(Henrik Ibsen)挪威人，一八二八年生，一九〇六年卒。他的著作偉大，不特挪威文學因此大放異彩，即全歐文學，亦因他影響，才得一大轉機。可是他的著作，起初不很受人注意，到了六十六歲時，發表傑作白爾特一劇，遂一躍成為世界大文豪。易卜生的作品甚多，從白爾特以後的重要作品，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如白爾特、伯爾根、玩偶家庭等，是以道德問題和人生問題為主旨。第二類：如少年黨、國民公敵等，是以現實社會問題為主旨。第三類：如海上夫人、建築師、我們蘇醒的時候等，那是象徵主義的空想作品。本書采他國民公敵的第三幕，為潘家洵君所譯，載在新青年雜誌。

易卜生

第三幕

佈景　民鐘報的編輯室。進來的門在後牆左邊，右邊有一扇玻璃門，可以望見印刷所。右牆上又有一個門。屋子中間放着一張大桌子，堆滿了稿件報紙和書籍。前面左邊有扇窗，窗前有隻寫字檯同一隻高凳。桌子旁邊有一對安樂椅，沿牆列着一排椅子。屋子裏黑暗不舒服；傢具都是舊的，椅子骯髒破殘。印刷室裏排字人在那裏排字，一個印刷工人在那裏搖一部機器。霍士達坐在寫字檯前寫字。畢林從右邊進來，手裏拿着司鐸門醫生的稿件。

畢　我說！

霍士達　（仍然寫字。）你把他看過沒有？

畢　（把稿件放在桌上。）我看過了。

霍士達　你覺得司醫生罵得他們很利害嗎？

畢　利害？哎喲，豈止是利害！利害個個字好像——教我拿什麼比方呢？——一個鐵鎚。

霍士達　不錯，但是他們那班人不是一鎚子就打得倒的。

畢　不錯，所以我們必須要一鎚一鎚的連着打，把那些貴族一齊打個粉碎才罷休，我坐在裏頭看稿子的時候，差不多好像看見革命已經起來了。

霍士達　（轉身。）輕些！不要讓阿斯拉克孫聽見。

畢　（放低聲音。）阿斯拉克孫是個膽小如鼠的東西，完全不配做個人。這一次你不讓步了，是不是？你要把司醫生的文章登出來？

霍士達　是的；如果市長不高興——

畢　那就麻煩了。

霍士達　好在無論怎樣，我們都有利益。假使市長不贊成司醫生的計畫，所有的小商人——房主聯合會全體和其餘的人——都要來反對他。假使他贊成那計畫，浴場裏的大股東一定要全體攻擊他——那些人一向本是竭力擁護他的。

畢　不錯，因爲他們要損失一注很肥的款子！

霍士達　那是一定的。這樣一來，他們的團體就要渙散，然後我們每天在報上把市長無能的地方一樁一樁登載出來使大家知道所有地方上重要的位置和市政的全部，都應該交給維新黨管理。

畢　一點都不錯！——我看見那種日子在那裏來了——我看見在那裏來了；革命就在我們眼前！

（有人敲門。）

霍士達　住嘴！（喊道。）進來！（司醫生從通大街的門裏進來。霍士達走過去迎他。）哦，原來是你，司醫生！唔？

司　霍先生，你只管把他登出來就是。

霍士達　已經到了這一步了嗎？

畢　好呀！

司　是的，趕緊登罷。確到了這一步了。他們自己惹的禍，祇得自己去當。畢先生，地方上不久要有一番戰爭哩！

畢　我盼望有一場惡戰！司醫生，我們要制他們的死命。

司　這篇文章，不過是個開端。我腦子裏已經又有了四五篇。阿斯拉克孫在什麼地方

畢　（向印刷所裏喊。）阿斯拉克孫，到此地來一趟！

霍士達　你說又有了四五篇文章？都為這件事情？

司　不是——完全不是，都是為另外一件事情，不過卻都是從自來水同溝渠的問題上發生的。一樁牽連着一樁，你知道不知道。很像是動手拆舊屋子一樣。

畢　一些不錯，不把那些破爛東西完全拆掉，事情不算做完。

阿　（進來。）拆掉？司醫生，你們不是要拆掉那浴場罷？

霍士達　決不是的，不要害怕。

司　不是，我們完全是說另外一件事呢。霍先生，你看我那篇文章怎樣？

霍士達　我祇覺得是一篇傑作。

司　當眞嗎？我高興得很，高興得很。

霍士達　又淸楚又容易明白。不必有專門學識，就可以懂得那篇文章的意思。凡是明白道理的人，一定都和你表同情。

阿　我還希望凡是穩健的人也表同情？

畢　穩健的同不穩健的——差不多合地方的人都在裏頭了。

阿　旣然如此，我們何妨把他登出來。

司　我也以爲如此！

霍士達　我們明天早晨就把他登出來。

司　那是自然——一天工夫就錯過不得。阿先生，我要問你的話就是：你肯不肯親自監着排印這篇文章？

阿　遵命。

司　把他當一件寶貝似的小心着！不要有錯字——個個字都關緊要。等一回兒我還要來一趟，你或許可以把印底子給我看一看。我急於盼望他印出來，看他轟動大家。

畢　轟動他們——不錯，像一道電光似的！

司　讓我的明白公正的同胞判斷一下子。你猜不出我今天經過些什麽事情。人家用一椿一椿的手

段來威嚇我，甚至於想剝奪我根本的做人的權利。

畢　什麼！你做人的權利！

司　——他們想墮落我，軟化我，逼着我把個人的利益，放在我的最神聖的信仰前面。

畢　眞是太過分了！

霍士達　那一部分人做的事情，也不值得去奇怪。

司　他們要敗在我手裏，那是拿得穩的。我把民鐘報當作防衞的武器，天天做一篇文章，像擲炸彈似的攻擊他們。

阿　是的，但是——

畢　好呀！開仗了，開仗了！

司　當着大衆的面，我把他們打倒在地上——壓扁他們——把他們的護身符一齊扯盡！那是我要去做的事情！

阿　不錯，但是放穩健些，司醫生！穩健些進行。

畢　不，不必，不必省炸藥！

司　你要知道，現在不僅是一個自來水的問題了。現在我們必須要去廓清消毒的，是地方上生命的全部。

畢　眞像一個救苦救難的人說的話！

司　無能的人都要趕出去——無論那一種職業都是如此！今天我的心裏添了無數的新境界。現在我還不能把他們看得很淸楚，但是將來一定能够。年少壯氣的先鋒隊——這等人是我們最需要並且必須去搜羅的，我們必須有新人物在我們前哨做司令官。

畢　聽着，聽着！

司　我們只消互相幫忙，事情就極容易辦了。這個革命，好像一隻新造成的船，從架子上下水一樣的順利。你說是不是？

霍士達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有希望，把市政權移到正當的主人翁手裏去。

阿　祇消穩健進行，我以爲決沒有危險。

司　誰把危險不危險放在心上！現在這樁事情，我是爲眞理爲良心做的。

霍士達　司醫生，你這人値得擁護。

阿　不消說得，司醫生是個眞心愛護地方的人——眞是大家的一個好朋友！

畢　阿斯拉克孫，你聽我說，司醫生是個人民的朋友。

阿　我知道不久房主聯合會就要用這個名稱了。

司　（感動，緊握他們的手。）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有義氣的朋友。我聽你們那樣叫我，心裏很痛快；我

的哥哥給我一個絕不相同的名稱。哼，那個名稱將來要加些利息送回他！他現在我還要去看一個可憐的東西——我說過就要回來的。阿斯拉克孫，小心着那稿子，千萬不要漏去一個驚嘆符號！加一兩個進去倒不妨！好極了，好極了！等一會兒再見——再見，再見！

（大家送到門口，一鞠躬。）

霍士達　他可以做我們一個極有用處的人。

阿　是的，只消他不干涉浴場問題以外的事情。如果他範圍愈走愈遠，恐怕附和着他，不甚相宜。

霍士達　哼！祇看——

畢　阿斯拉克孫，你這人眞是膽小得過分！

阿　膽小？畢先生，不錯，關於本地政治界的事情我是膽小；我告訴你，這是我從經驗裏得來的教訓。但是遇見國家大事和牽涉政府本身的問題，你試試我膽小不膽小。

畢　不錯，我承認你不膽小。但是你恰是自相矛盾。

阿　我是有良心的人，一句話都在裏頭了。如果你攻擊政府，社會決計受不着害處；政府裏那些人不顧攻擊，祇管照常的做去。但是地方上的官吏卻不同，他們可以被人家趕出去那時候說不定換了一班糊塗東西來，房主們和地方上的人，都要受無窮的害處。

霍士達　然而地方自治可以訓練國民——難道你不把那一層當作重要嗎？

阿　霍先生，一個人要保護自己的權利，就想不到別的事情了。

霍士達　如此說來，我但願我自己永遠不要有權利！

畢　聽聽！

阿　（一笑。）哼！（指着寫字檯。）史登葛先生，就是你那張編輯桌子的前任。

畢　（啐了一口。）呸！那個反覆無恥的東西。

霍士達　我不是個隨風轉的東西——永遠不會是的。

阿　霍先生，政客先生們不能把事情估得太定。畢先生，至於你，既然聽說正在那裏鑽營法庭書記的位置，我想應該趁這時候，略爲把蓬收一收了。

畢　我——

霍士達　畢林，眞有這件事情嗎？

畢　唔，眞的——但是你要曉得我是專爲同那些闊人搗亂的。

阿　無論如何，不與我相干。但是如果有人要駡我膽小和宗旨不定，我卻要聲明我過去的政治生活，沒有一節不可告訴人的。你看，我從來不曾變過宗旨，除了或者變得更穩健一點。我的心還是向着人民，雖然我確有傾向官吏——我指本地的官吏——的地方。（進印刷所。）

畢　霍士達，我們應當不應當想法子不要他？

霍士達　你知道另外有可以替我們墊印刷紙張費的人嗎？
畢　我們沒有些資本經營事業，眞是可恨。
霍士達　（坐在桌前。）不錯，我們只消有了資本，就——
畢　假如你去找司醫生，怎麼樣？
霍士達　（翻幾張紙。）那有什麼用處。他沒有錢。
畢　不錯，但是他背後有個熱心人，老開爾摩登——大家叫他『老貛』的。
霍士達　（一面寫字。）你確知道他有錢嗎？
畢　哎喲，他自然有錢！司鐸門家裏一定沾着些光。大概他要在那兩個小孩子身上幫忙。
霍士達　（身子轉過一半。）你想靠託那個嗎？
畢　靠託那個？我自然什麼也不靠託。
霍士達　不錯。如果我是你，我也決不靠託那法庭的書記職務，因爲我敢說，你決弄不到手。
畢　你以爲我自己不知道嗎？我的目的正是不要弄到手。有一點那種事情，可以興奮一個人的戰鬬力——好像添了一點膽汁似的——並且在這種輕易受不到刺激的偏僻地方，更是需要得利害。
霍士達　（仍舊寫字。）很對，很對。

畢　啊，他們還有機會知道我呢！——現在我要去做勸告房主聯合會的文章了。（進右邊屋子。）

霍士達　（坐在桌前，咬着筆尖，慢騰騰的自言自語。）哼！——是了，是了。（有敲門聲。）進來！（裴特拉從外層門裏進來。）霍士達（站起來。）什麽，是你！——到此地來？

裴　不錯，請你務必恕我！

霍士達　（拉一張椅子過來。）坐了談罷。

裴　不坐，謝謝你，我就要去的。

霍士達　是你父親打發你來的呢，還是碰巧走過進來坐一坐？

裴　不是，我爲自己的事來的。（從衣袋裏拿出一本書來。）這是那篇英文小說。

霍士達　爲什麽你把他送回來了？

裴　因爲我不譯他了。

霍士達　但是你當時切實答應過我。

裴　不錯，不過那時候我不曾看過。恐怕你也不曾看過罷？

霍士達　不曾，你素來知道我不懂英文；但是——

裴　是的。所以我要教你另找一點別的東西。（把書放在桌上。）你不能把這種東西登在民鐘報上。

霍士達　爲什麼不能？

裴　因爲他同你們所持的意見相衝突。

霍士達，噯，說到那一層。

裴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這篇小說要義是說：「冥冥之中，有一種勢力，保佑世上的所謂好人，使他們事事如意，同時使所謂惡人都受罰。」

霍士達　那些話並不錯！看報的人，正要看這些東西。

裴　你想去把那些話告訴他們嗎？我卻一個字也不信。你也知道世上的事情，並不眞是如此。

霍士達　你的話一點都不錯，但是做主筆的人，不能常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小事情上頭，他常有時候不能不順從公衆的意見。政治是人生最要緊的問題——至少在新聞界是如此；假如我要領着公衆在那到自由進化的路上走，我決不能把他們嚇退。如果他們在下半頁報上長篇欄裏看見這樣一篇道德小說，他們一定格外高興去看上半頁的東西；他們好像覺得放心了許多。

裴　不害羞！你不該去設下圈套害看報的人；你又不是個蜘蛛！

霍士達　（含笑。）多謝你這樣看得起我。實在是畢林的意思，不是我的。

裴　畢林的！

霍士達　不錯，無論如何，是他有一次在這裏提議的。急於想把那篇小說登出來，也是畢林；我並不知

道那書裏說些什麽。

裴　但是畢林的思想那樣超脫，怎麽會？

霍士達　嗄，畢林那個人，有幾副面目。我聽說他還正在那裏鑽營法庭書記的位置呢。

裴　霍先生，我不信他怎麽會去做這種事情？

霍士達　啊，你去問他自己罷。

裴　我決計想不到他會如此。

霍士達　（仔細看着裴特拉）當眞？你覺得這樣詫異嗎？

裴　是的。或者也不盡然。我實在不很知道。

霍士達　司鐸門姑娘，我們喫報館飯的人並沒有什麽價值。

裴　你眞這樣想嗎？

霍士達　我有時候這樣想。

裴　不錯，尋常的事情或者是如此，我明白。但是現在你們手裏有了重要的事情。

霍士達　你是不是指你父親這件事情？

裴　一些也不錯。我想現在你一定覺得是一個比大多數人價值高的人。

霍士達　不錯，今天我是有些覺得如此。

裴　你當然覺得，是不是你所選擇的眞是一種高貴的職業——恃不受人歡迎的眞理和勇敢的新思想衝鋒開路。倘使不僅爲你敢公然仗義幫着一個受屈的人。

霍士達　尤其因爲那受屈的人是，——啊哼！——我不知道應該怎樣？

裴　你是不是要說那受屈的是個誠實公正的人？

霍士達　（聲音低些。）我要說尤其因爲那受屈的人，是你的父親。

裴　（忽然頓住。）那個？

霍士達　是的，裴特拉——裴特拉姑娘！

裴　你是不是專爲那個？並不是爲那件事的本身？並不爲眞理？——並不爲我父親慷慨仗義的心？

霍士達　是的——自然是的——也爲那個。

裴　不必，謝謝你；霍先生，你自己露了破綻，從此以後，無論什麼事情，我都不信你了。

霍士達　你當眞會如此生氣，因爲我差不多全爲了你。

裴　我和你生氣是因爲你欺騙我父親。你從前同他談起來好像眞理和公衆的幸福是你最關心的事情。你把我父親和我一齊騙了。你這人從前的全是假面目這一層我不恕你——決不！

霍士達　裴特拉，你不應該說得這樣兇很，現在這時候更不應該。

裴　爲什麼現在這時候更不應該？

霍士達　因爲你的父親沒有我的幫助不行。

裴　（上上下下的打量他。）你也是那等人嗎？不要臉！

霍士達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等人。實在我是一時衝口說了出來的，請你不要見疑。

裴　瞞不過我什麼事。再會罷。

阿　（從印刷所裏來，態度怱忙，並且帶着摸不着頭腦的樣子。）該死，霍士達！——（看見裴特拉。）嗄，糟了！

裴　書在那裏，你另請別人罷。（向門走。）

霍士達　（跟着他。）但是，司鐸門姑娘——

裴　再會，（出去。）

阿　我說——霍先生——

霍士達　唔！唔！什麼事？

阿　市長在印刷所裏呢。

霍士達　你是不是說市長？

阿　是的，他有話要和你說。他是從後門進來的——你要曉得，他不願意讓傍人看見。

霍士達　他會有什麼事？等一等——我自己去。（走到印刷所門口，開門，鞠躬請市長進來。）阿斯拉

阿克孫，留神不要有人！

知道了。（回印刷所去。）

市長　霍先生，你不會想到我們會在此地見面罷？

霍士達　是的，我確不會想到。

市長　（四面一望。）你在這裏很舒服——很講究。

霍士達　嗄——

市長　我事前也不通知一聲，就到這樣來打攪你！

霍士達　市長先生，說那裏話來。有什麼吩咐，我極願意效勞。但是讓我先替你——（把市長的帽和杖接過來放在椅子上。）請坐罷！

市長　（坐在桌子旁邊。）謝謝。（霍士達坐下。）霍先生，今天我眞是麻煩得要死。

霍士達　當眞嗎？我想你的公事很多。

市長　今天的事，都是那浴場醫官鬧出來的。

霍士達　是嗎？那醫生嗎？

市長　他送了一份報告書給浴場董事會，說浴場裏幾樁很渺茫無稽的缺點。

霍士達　他當眞如此嗎？

市長　是的——他不曾告訴過你嗎？我記得說過——

霍士達　哦，不錯，他確提起過。

阿　（從印刷所進來）我要那稿子。

霍士達　（含怒）啊哼！在桌子上呢。

阿　（拿稿件。）有了。

市長　剛纔我說的就是那個！

阿　不錯，市長先生，那是司醫生的論說。

霍士達　哦，剛纔你說的就是那個嗎？

市長　不錯，是的。你看那篇文章怎麼樣？

霍士達　嗄，我是個門外漢——並且我祇草草的看了一遍。

市長　但是聽說你就要把他登出來？

霍士達　我不能十分拒絕一個有名望的人。

阿　市長先生，編輯方面的事，不與我相干。

市長　我知道。

阿　別人給我什麼，我就印什麼。

市長　不錯。

阿　所以我要——（動身向印刷所去。）

市長　不要走，阿先生，等一等。霍先生，你許我嗎？

霍士達　市長先生，請隨意。

阿　先生，蒙你擡舉，感激得很。

市長　阿先生，你是個謹慎有心計的人。

市長　並且是個很有些勢力的人。

阿　先生，只在小商人中間。

市長　小納稅人總占多數，到處一樣的。

阿　這話不假。

市長　我料定你一定曉得他們一般人的主張，是不是？

阿　市長先生，或者我可以說曉得的。

市長　很好。既然我們地方上一班不很有錢的市民有這種可敬的犧牲精神——

阿　什麽？

霍士達　犧牲精神？

市長　這是一種可喜的有公益心的證據，十分可喜的證據。我覺可以說不曾想到。但是你觀察與論比我親切些。

阿　但是市長先生——

市長　我們地方上眼前要遭的犧牲就很不小呢。

霍士達　地方上？

阿　我不明白。是不是那浴場？

市長　照一種暫時的估價，那醫官所提議的幾種改革，差不多要耗費二萬鎊。

阿　數目着實不小？但是——

市長　自然祇得發行一種市政公債了。

霍士達　（站起來。）你難道要地方上負擔？

阿　你是不是要從市政經費裏想法子——從貧苦的小商人身上想法子？

市長　我的阿先生，請問別處什麽地方有錢？

阿　應該由那些在浴場裏有股份的先生們拿出錢來。

市長　浴場的股東，沒有力量再化錢了。

阿　市長先生，這話一些不假嗎？

市長　實在一些不假。假使地方上的人要這些費用很大的改革，他們祇好自己拿出錢來。

阿　但是該死——對不起——霍先生，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霍士達　是的。

市長　最糟的是我們祇得把浴場停辦兩年。

霍士達　停辦？完全停辦？

阿　停辦兩年。

市長　是的，那工程至少要兩年工夫。

阿　市長先生，我們死也不答應的！這兩年裏頭，叫我有房產的人，靠什麽吃飯？

市長　阿先生，不幸這是一個極難答覆的問題。但是你們想叫我們怎麽樣？你想我們這裏那裏會再有人來，如果我們四處去嚷我們的水是毒的，我們這地方是有疫氣的，這地方——

阿　這不過是想像的話？

市長　我實在想不出會有別的結果。

阿　如此說來，司醫生眞是沒有道理極了——市長先生，請你不要見怪！

市長　阿先生，不幸你的話都是眞的。我的兄弟一向是個固執的人。

阿　霍先生，以後你還要幫他的忙嗎？

霍士達　你以爲我？

市長　我已經做好了一篇短的文章，用明理人的眼光，把這件事的情形，總括起來說了一說。中間我指出如何可以補救幾椿缺點，不超出董事會財力之外。

霍士達　市長先生，你那篇文章帶在身上沒有？

市長　（在衣袋裏摸。）我帶在這裏，預備你——

阿　哎喲，他來了！

市長　誰？我的兄弟嗎？

霍士達　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地方？

阿　他剛走過印刷所。

市長　眞不巧！我不願意在這裏遇見他，並且我還有幾件事要對你講呢。

霍士達　（指着右邊的門。）暫時到那裏頭去躲一躲。

市長　但是!?

霍士達　祇有畢林一個人在裏頭。

阿　趕快，趕快，市長先生！——他在那裏來了。

市長　好，好；但是想法子快些把他打發走。（阿斯拉克孫替他開了右邊的門，等他進去了仍舊關好。）

霍士達　阿斯拉克孫，假裝在這裏做事情。（坐上去寫字。阿斯拉克孫假裝在椅子上一堆報紙裏找東西。）

司　（從印刷所進來。）我又來了。（放下帽子同手杖。）

霍士達　（寫字。）司醫生，已經來了？阿斯拉克孫，把我們剛纔談的事情趕緊做罷。今天我們忙得不了。

司　（向阿。）聽說你還不能把印底子給我看。

阿　（身子並不轉過來。）司醫生，現在還不行。

司　但是，我卻性急得很，你也該知道的。我不看他印出來，心裏一刻也得不到安寧。

霍士達　哼！——還很要些時候呢，阿斯拉克孫，是不是？

阿　不錯，恐怕是的。

司　不妨事；我再來一趟就是。如果必須，我再來兩趟也不妨。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地方上的幸福岌岌可危——決不是怕麻煩的時候。（走了幾步，忽然立定，回來。）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說。

霍士達　對不起，能不能過些時候再說？

司　幾個字就可以說完的。祇有這一句話。等到明天大家看了我的文章，知道整整的一個冬，我都在

那裏暗暗的替地方上謀幸福。

霍先生　是的，但是司醫生——

司　我知道你要說的話。你覺得這個不過是我的責任——做市民的很顯明的責任。自然是的，我也知道。但是我那些同胞的市民，你要知道！啊，想想那些瞧得起我的人！

阿　司醫生，目前我們地方上的人很瞧得起你。

司　是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我恐怕他們——怕的是這一層：這消息傳到了他們耳朵裏，尤其是窮人，知道將來地方上自治權都要歸到他們自己手裏。

霍士達　（站起來。）啊哼！司醫生，不瞞你說——

司　哦！——我也得了些風聲！但是我一個字也不要聽。假使有人在那裏發起那種事——

霍士達　那種事？

司　無論是什麽——或是祝賀的一種集會，或是一種宴會，或是一種預備送東西給我的捐款——無論是什麽，你必須要確實答應我替我阻止。阿先生，你也一樣，懂不懂？

霍士達　司醫生，請你原諒，但是早晚我們一定要對你講老實話的——

（司鐸門夫人從靠街的門裏進來，把霍士達的話打斷。）

司夫人　（看見她的丈夫。）被我猜着的？

霍士達　（走過去迎他。）司夫人，你也來了？

司　加塞林，你到這裏來做什麽？

司夫人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要做什麽。

霍士達　何妨坐下呢？再不然——

司夫人　不坐，謝謝你；不要費事。請你不要怪我來找我丈夫；我有三個孩子，你是知道的。

司　沒有意思的話！那個我們都知道。

司夫人　決沒有人信你今天心裏還顧着你的老婆孩子，假使你心裏眞顧着他們，何至於把我們都拖下水去呢。

司　加塞林，你是不是瘋的了？因爲一個人有了妻子，就不許他宣傳眞理了嗎？——就不許他做一個眞有用的市民了嗎？——就不許他替本鄉盡力了嗎！

司夫人　湯姆，應該的。

阿　正是我說的，事事都要穩健。

司夫人　霍先生，所以你不應該害我們，把我們丈夫從家裏騙出來，給他上當。

霍士達　我並不曾給什麽人上當——

司　給我上當？你想我肯上他的當嗎？

司夫人　你正上了他的當。湯姆，我很知道你的腦力比此地的人都強，但是你卻極容易上人家的當。（向霍士達。）你要明白，如果你登了他的文章他洛場裏的位置就要保不住。

阿　什麼？

霍士達　司醫生——

司　（大笑。）哈——哈！讓他們試試！他們決不肯。老實告訴你，我有團結的多數黨幫着我呢？

司夫人　不錯，頂壞的就在此——你有這些可怕的東西幫着你。

司　胡說，加塞林！——回去管你的家務，讓我來管社會上的事情。我這樣有把握高興，你爲什麼這樣害怕？（走來走去搓手。）你放心，眞理和人民一定戰勝的！我看見那大度的中等階級，全體在那裏前進，好像是得勝的軍隊！（在一張椅子傍邊立定。）那邊放着的是什麼東西？

阿　哎喲！

霍士達　啊哼！

司　這是權力最高的頂尖了？（把市長的帽子夾在指尖中間，高高舉起。）

司夫人　那是市長的帽子！

司　這裏還有行使職權的手杖。怎麼這樣奇怪？

霍士達　唔，你看——

司　哦，我明白了。他到這裏來想運動你。哈！——哈！——他錯了主意了！他一看見我在印刷所裏——

（放聲大笑。）阿先生。他是不是逃走了？

阿　（忙道。）司醫生，不錯，他逃命了。

司　東西都不拿就逃走了！彼得不曾丟下東西逃走。你同他商量了些什麼事？啊！——不消說得，在那裏頭。加塞林，你看着！

司夫人　湯姆請你不要！

阿　司醫生，不要鹵莽。

（司醫生帶了市長的帽子，拿了市長的手杖，走到門口，把門開了，站在那裏舉手行禮。市長乇進來，面色氣得發紅。畢林跟在後面。）

市長　這樣胡鬧是什麼意思？

司　彼得，放恭敬些。現在我是地方上最高的官長了。（走來走去。）

司夫人　（幾乎要哭出來。）湯姆呀！

市長　（跟着司醫生走。）把我的帽子和手杖還我。

司　（仍舊那種口氣。）如果你是警察長，你要知道我是市長——我是地方上的主人翁，你不要弄錯了！

市長　摘下我的帽子來，要曉得那是官吏制服的一部份。

司　呸！你以爲那些新覺悟的人民，還怕那頂官的大帽子嗎？明天地方上就要起革命了。當初你以爲你可以把我趕出去，但是現在我要把你趕出去了——把你所有的職務都剝奪。你以爲我做不到嗎？聽我告訴你。我有得勝的社會軍隊做我後援。霍士達同畢林要替我在民鐘報上大吹大擂，阿斯拉克孫要統率着房主聯合會全體人馬替你開仗。

阿　司醫生，那等事我不做。

司　你一定——

市長　啊！我請問霍先生也打算加入這種搗亂嗎？

霍士達　市長先生，不加入。

阿　霍先生決不致於這樣傻，爲了一樁捕風捉影的罪案，就去連累他的報紙同他自己遭殃。

司　（四面一望。）這是怎麽一會事？

霍士達　司醫生，因爲你從前說的話靠不住，所以我不能幫助你了。

畢　並且蒙市長剛纔同我說過那番話以後，我——

司　靠不住！這一層你們不必管，自有我在這裏。祇要我的稿子登出來，我自有法子辯護。

霍士達　我不登你的稿子了。我不能，不願，並且不敢登他。

司　你不敢？什麽話！你是編輯；編輯的人可以支配報紙，對不對！

阿　司醫生，不對，支配報紙的是看報的人。

市長　幸而是的。

阿　支配報紙的是輿論——開通的社會——房主同那一類的人；他們這些人支配報紙。

司　（鎮定。）這些人都同我作對？

阿　不錯。假使你的稿子一登出來，地方就要完全糜爛。

司　當眞。

市長　請你把帽子手杖給我罷。（司醫生摘下帽子連手杖放在桌子上。市長一齊拿了。）你的市長的威權，可惜完得太早了。

司　我們還不曾完呢。（向霍士達。）如此說來，我的稿子，一定不能登在民鐘報上了。

霍士達　一定不能——也是替你家族打算。

司夫人　霍先生，多謝你，不必你替他家族費心。

市長　（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如果這篇東西登出去，就足夠指導公衆了。能費你的心嗎？

霍士達　（接稿子。）當然可以，我一定把他登出來。

司　然而你不登我的。你以爲就此可以塞住我的嘴把眞理掩沒了嗎！你不要把他看得那樣容易。阿

阿　先生，請你馬上把我的稿子拿去印成小本子——我自己化錢。我要印四百本——不够，五——六百本。

司　司醫生，卽使你給我那麽重的金子，我也不肯替你印這種東西。不然竟是違背輿論了。這裏的印刷所，一定沒有一家肯替你印。

司　既然如此，把他還我罷。

霍士達　（把稿子還他。）在這裏。

司　（拿了帽子手杖。）這還是要宣布的。我可以當着市民大會宣讀的。讓我所有的同胞市民，都聽聽眞理的聲音！

市長　地方上決沒有一個公共團體肯把會場借給你做這件事情。

阿　我敢說決沒有一個。

畢　我敢賭咒一個也找不到。

司夫人　這也太丟人了！爲什麽人人都這樣反對你？

司　（含笑。）讓我告訴你爲什麽。因爲這地方的男子都是老太婆——像你似的；他們都祇顧家庭，不顧社會。

司夫人　（挽着她丈夫的臂。）既然如此，我要讓他們看看一個——一個老太婆，也可以做一次大

丈夫。湯姆，我決計幫着你。

司　加塞林，說得有膽氣！我既然是個活人，這件事一定要宣布。如果我借不到會場，我就借一面鼓四面去敲，在街頭巷口念那篇文章。

市長　你斷不是那等傻子！

司　我是的。

4 青鳥

節錄創造社出版青鳥

Maurice Maeterlinck 作　王維克譯

【說明】被稱為『比利時之莎士比亞』的梅德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九日生。所著劇本有七公主、(一八九一)伯拉斯梅利三德、(一八九二)亞拉丁與伯洛米德、(一八九四)丁泰琪之死、(一八九四)內部、(一八九四)亞格拉伐塞利塞特、(一八九六)青鳥、(一九〇一)摩拿威拿(一九〇二)多種。他的初期作品，大多把死的悲哀和命運的威權做根本思想。到了三十九歲時作青鳥，思想乃大轉變，趨於樂觀，以為人生的眞幸福，不在虛無縹渺的幻境裏，而在於現實世界之中；吾人尋求幸福的道路雖遠，而幸福卻就在家中。梅德林克著作通共的特點，就是用淺易的文筆，達出隱祕的眞理，彼自稱為靜劇，人們卻都稱他是神祕或象徵的劇哩！全文由王維克先生譯為中文，泰東圖書局出版，現在節選他的第一幕中

梅德林克

的一段，以供欣賞。

台上布置一個樵夫小屋的內部，簡樸有農舍風味，但不顯出貧困的狀態，壁內的火爐，那裏木塊吐着火焰。廚房裏用的器皿櫥、麪包箱、老式大時鐘、紡絲車、自來水管頭等等。在桌子上一燈亮着，櫥腳兩邊睡着一隻狗和一隻貓，他們都彎着腰，鼻子放在尾巴裏，狗貓之間，有一個大塊糖，青白色相間。一個圓籠子，掛在壁上，裏面有一隻斑鳩。後壁有兩個窗洞，那裏面的百葉窗，是關着一個。窗下有一張踏櫈，在左面便是來房裏的大門，備有一個大門。在右邊還有個門，有一張梯，從此可以到頂樓上去。在右邊又有一張小兒的床，床的近頭有一張椅子，衣裳都當心地摺在上面。

（幕開時，的而的而和密的而都熟睡在他們的小床上，母親的而替他們最後弄緊一次被頭，俯身上去凝視一回他們的睡覺，又招呼父親的而，他那時正把頭伸進半開的門裏。母親的而，把一隻手指唇上，叫他肅靜，後來息了燈，用腳尖着地跑向右邊去了，於是台上黑暗了一回，後來有光漸漸大起來，從百葉窗的縫裏透進來，在桌子上的燈，他自己亮起來，兩個小孩，似乎都醒了，坐了起來。）

的而的而　密的而！

密的而　的而的而！

的而的而　你睏着麼？

密的而　你，你呢？

的而的而　沒有，我沒有睏，因爲我對你講話呢！

……………………

（有人敲小屋的門。）

的而的而　（忽然靜默而恐懼。）什麼？

密的而　（驚怖）這是爸爸。

（他們正狐疑不決的要去開門，那大門自己作磨擦的聲音而擡起來了，大門於是半開，一個小老婦人進來，她着了綠衣，戴了一塊紅的包頭，她是駝背跛足，瞎一眼，鼻和頷幾相接近，扶杖而走，我們一望便可知道他是一個妖婆。）

妖婆　這裏有會歌唱的草或是青色的鳥麼？

的而的而　我們草是有些，但是不會唱的。

密的而　的而的而有一隻鳥。

的而的而　但是那不能給人家。

妖婆　爲什麼？

的而的而　因爲牠是我的。

妖婆　這自然是一個理由，牠在那裏？這隻鳥。

的而的而　（指籠）在籠子裏。

妖婆　（戴上眼鏡去觀察那鳥。）我不要牠，因爲牠還不很靑，所以你們應當和我去找我所要的靑鳥。

的而的而　但是我不知道牠在那裏？

妖婆　我也不知道，所以該當去找到牠。到十分要緊的時候，沒有會唱的草，我還有法子想，但是靑鳥我一定要的，這是爲了我的小女孩的緣故，她現在病得很利害。

的而的而　她有什麽病？

妖婆　我們不確實知道他的毛病，她希望會得一個快樂。

的而的而　眞的麽？

妖婆　你知道我是什麽人？

的而的而　你有點像我們的鄰婦倍介各夫人。

妖婆　（忽然怒起來。）全然不對，沒有關係，眞討厭，我是妖婆倍利侖。

的而的而　呵！很好。

妖婆　你們應當立刻就動身。

的而的而　你同我們來麽？

妖婆　我一定不能够，因爲我今天早晨已經燒了一鍋肉湯，假使我每次離開牠一點鐘，那肉湯就要沸滿出來的。（順次指點天花板烟囱窗門。）你們情願從這裏出去，或是那裏出去。

的而的而　（畏縮地指點門。）我寧可從那裏出去。

妖婆　（忽又怒起來。）這是一定不可以的，而且這是一種極壞的習慣。（指窗）我們從那裏出去好，你們還等什麽快些把衣裳穿起來，（二個小兒聽命快快地穿衣。）我來幫助密的而。

的而的而　我們沒有鞋子。

妖婆　不要緊的，我馬上給你們一頂小魔帽子；你們的爺娘，在什麽地方。

的而的而　（指右門。）他們在那裏，他們睡着呢！

妖婆　你們的公公和婆婆呢？

的而的而　他們死了。

妖婆　你們的小兄弟和小姊妹呢，你們有沒有？

的而的而　有，有三個小兄弟：

密的而　還有四個小姊妹。

妖婆　他們在那裏？

的而的而　他們也都死了。

妖婆　你們願意再看見他們麼？

的而的而　好啊！馬上把他們指點給我們看。

妖婆　他們不是在我的袋子裏，但是運氣好你們經過記憶之鄉的時候，可以再看見他們的。這鄉正在到靑鳥那裏的一條路上，走過第三個十字路口之後，那左邊便是我打門的時候，你們做些什麼事情？

的而的而　我們正戲着吃糕餅。

妖婆　你們有糕餅麼？在那裏？

的而的而　在富家小兒的宮庭裏，來看，這眞好看呀！

（他引妖婆到窗門口。）

妖婆　（到窗口。）這是傍人在那裏吃東西。

的而的而　是的，但是我們都看得見呢！

妖婆　你對於他們有不甘心的地方麼？

的而的而　爲什麼？

妖婆　因爲他們都吃光了，我想他們不該不給一點你吃吃。

的而的而　不對，因爲他們是富有的，是不是他們那裏怎樣美麗呀！

妖婆　這並不比你們家裏美麗些。

的而的而　眞的麽？我們這裏是黑暗些，房間是小些，而且沒有糕餅。

妖婆　這完全是一樣的，不過你看不出來罷了。

的而的而　是的，我看得很好，我有很好的眼睛，禮拜堂上的鐘面，我可以看出幾點鐘，但是爸爸看不出呢！

妖婆　（忽然怒起來）我說你是看不出來的，你看我怎樣，你看我是像什麽（的而的而不安靜着。）呢？回答我，好叫我看看你的眼光，我是美麗的，還是醜陋的？（更加不安的靜默。）你不願意回答我麽？我是少壯，還是衰老了，我面頰紅的，還是黃的，我或者是有一個肉瘤罷！

的而的而　（安詳些。）不，不，肉瘤不大。

妖婆　大的，看你這個樣子，人家總以爲牠是非常的大呢！我是不是有一個鈎鼻子，而且左眼是裂開的呢？

的而的而　不，不，我不說誰裂開他的。

妖婆　（愈加怒起來。）但是牠沒有裂開呢，無禮的頑皮的孩子，牠比別的一隻還要好看些，牠是大

些，明亮些而且牠是和天一樣的青呢！至於我的頭髮，你看見麼？牠們是美妙，像田裏的麥一樣，有人說牠們和純粹的黃金一樣，而我有這許多，把我的頭都壓得俯下來了，他們往四面披散下來，在我的手上，你看見牠們麼？

（她握起兩小把灰白頭髮。）

的而的而　是的，我看見有一些。

妖婆　（憤怒。）有一些幾束幾抱幾球幾金波，我很知道，有人說不看見牠們呢，但是我想你不是這類盲的惡人罷。

的而的而　不，不，我看見很好，只要那些東西不是隱藏着的。

妖婆　但是其餘的也應當用同樣的勇氣去看出來，人類眞是奇奇怪怪的，自從許多妖婆死了之後，他們不再看見一切也不懷疑一切運氣得很。我身邊常常帶着洗刷糊塗眼睛的東西我從我的袋裏拿出什麼東西來呢！

的而的而　呵！那可愛的小綠帽子，在那帽章上發光的，又是什麼呢？

妖婆　這是大金鋼鑽，牠都使人看見一切。

的而的而　眞的麼？

妖婆　眞的，你戴上這頂帽子之後，把這個金鋼鑽略微轉一轉，從右向左，譬如看好這樣子，你看見麼？

那是牠便壓在一個肉瘤上面，肉瘤便是叫你開眼睛。

的而的而　這不會有危險麼？

妖婆　適相反背牠是很神異的，你馬上可以看見東西的內部，如麵包酒胡椒的魂。

密的而　我們也能夠看見糖的靈魂麼？

妖婆　（忽然怒起來。）這是不必說得，我不愛人家發沒有用的問題，糖的靈魂，並不比胡椒的靈魂有趣味些，現在我給你們我所有的東西，可以幫助你們去找青鳥，我很知道「隱身指環」和「飛毯」對於你們是更加有用，但是我把那安放牠們的柵上的鑰匙遺失了。啊！我幾乎忘了，（指金鋼鑽。）當你這樣拿，你看好，稍微多轉一些，他便能回看過去的事情，再一小轉，你便能前看將來的事情，這是一件奇異有實用而且不做聲的東西。

的而的而　爸爸要把他拿去的。

妖婆　他不會看見的，戴在頭上的時候，沒有旁的人可以看見的，你要試試麼？（她同他戴小綠帽子。）現在轉那金鋼鑽罷，一轉後來再。

（的而的而纔轉了那金鋼鑽，全室中的東西，忽然都有一個奇異的變化，那老妖婆變了一個絕世的美麗公主，小屋牆壁上面的石子光亮起來，青如碧玉，變爲透明體，光芒四射，如同寶石一樣，不值錢的用具都變得神氣而發光起來，白木的桌子，如同大理石的桌子一樣，壯麗高

貴時鐘盤面上，也閃起眼睛來，作快活的笑態，同時那在攏前的小門，半開了，放出那些鐘點。（女子裝束。）他們大家牽了手，大笑隨着精妙的音樂而跳舞起來。的而的而覺得有點迷亂，指着那些鐘點叫起來。）

的而的而　這些美麗的夫人，是些什麼人呢？

妖婆　不要怕這些，是你一生的鐘點，她們很高興，因爲有一刻兒的自由和現身的緣故。

的而的而　爲什麼這些牆壁，又這樣燦爛呢？牠們是糖的，還是寶石做成的。

妖婆　一切的石頭，都是相同的，一切的石頭，都是寶貴的，但是人只能看見少數的是寶石。

（當他們說話的時候，神異的事，仍舊繼續下去，以至於完畢，那些四斤的麵包的靈魂，裝着愚笨人的樣子，穿着麵包皮色的舞衣，滿身蓬着麵粉，跑出麵包箱，繞着桌子跳動，那裏又跑出了火，牠是從火爐裏跑出來的，穿着黃色和朱色的舞衣，追着四斤的麵包大笑。）

的而的而　這些壞的笨人，又是些什麼人？

妖婆　沒有什麼要緊，這些是四斤的麵包的靈魂，牠們趁眞理有權力的時，從箱子裏跳出來，因爲那裏面太擁擠了。

的而的而　那大的紅魔鬼沒有好意罷！

妖婆　低聲，不要講得太高，這是火，牠的脾氣是不好的。

（談話的時候，神異的事，也不間斷，睡在欄腳旁的狗和雌貓，同時大叫一聲，便隱到一個地坑裏去，變了兩個人出來，一個戴着狗面具，一個戴着雌貓頭，即刻那戴着狗面的小人——我們以後叫他狗——衝到的而的而身邊，和他努力的接吻。而且發有許多使人驚嚇的不和順的撫媚的話，同時戴着貓頭的小婦人——我們簡稱她貓——先自己分梳了頭髮，洗了手，摸光了她的髮，便跑到密的而面前。）

狗 （叫跳推倒各物不堪的樣子。）我的小上帝，晨安！晨安！我的小上帝，最後！最後！我會說話了，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講，我從前吠也無用，搖尾也不能達我的意思，啊！你是全然不懂。但是現在晨安！晨安！我愛你，我愛你，你要我玩點希奇事情麼？你要我直立而行麼？你要我用手走路，或是在繩子上跳舞麼？

的而的而 這狗頭先生是誰？

妖婆 你看不出來麼？這是的六（狗名。）的靈魂，你曾經釋放過牠的。

貓婆 （走近密的而握她的手，極有禮貌而謹慎。）晨安！晨安小姐，今天早晨，你何等的美麗呀！

密的而 晨安夫人（向妖婆。）這是誰？

妖婆 這很容易看出來的，握你手的是的來德（貓名。）的靈魂，你和牠接吻罷！

狗 （推貓婆。）我也要找和小上帝接吻，我和小姐接吻，我和一切的人接吻了。不得，我要做一點頑

意兒，我要來嚇的來德胡！胡！胡！

猫婆　先生！我不認識你。

妖婆　（用小杖威嚇狗。）你，你快替我靜些罷！要不然你就要回到靜默的狀態，直到時間的末了。

（當時神異的事繼續進行，那紡絲車瘋狂一樣地轉着，在室的一角，紡出光耀的光線來，那自來水管頭，在別一角喝出尖銳的聲音，變爲光泉流出珠寶及翡翠一般的水，到水槽裏，從那裏跳出水的靈魂來，像一個溼的亂髮的多淚的女郎，她立刻就去和火相打。）

的而的而　這個溼的女郞呢！

妖婆　不要怕，這是水，她從塞子裏跑出來的。

（牛奶壺傾倒在桌子上，落地而碎，從流溢的牛奶裏，站起一個白色怕羞的東西，她似乎怕一切別的東西。）

的而的而　那穿襯衫的怕的婦人，又是誰呢？

妖婆　這是把壺打破了的牛奶。

（那睡在橱脚旁的糖塊，漲大起來，裂開紙包，衝出一個假斯文的人，穿着半白半青的長大衣，假裝微笑走向密的而。）

密的而　（不安的態度。）他要什麼？

妖婆　但這是糖的靈魂。

密的而　（安定下來。）是不是他有大麥糖。

妖婆　在牠的袋裏的，牠的手指都是糖棒。

（燈從桌上落下來，同時火焰上升，變成一個光耀奪目的處女，美麗無比，她身掛長的透明而又閃耀的紗巾，好像是喜極而不動的立着。）

的而的而　這是女王罷！

密的而　這是聖母。

妖婆　不是，我的孩子，這是光。

（當時菜鍋在架上旋轉，如響陀螺，衣櫥的門也開了，推出許多日光色和月光色的布匹，同從頂樓上降下來的，許多也很光亮的破布，相混在一起，但在這個時候，忽有人在右門重敲三下。）

的而的而　（驚恐。）這是爸爸，他聽見我們的聲音了。

妖婆　轉金鋼鑽，從左向右。（的而的而速轉金鋼鑽。）不要這樣快，上帝呀！這太晚了，你已經轉得太急促了，牠們將來不及返到牠們原來的位置，我們要有多少煩惱了，（妖婆再變爲老婦人，小屋的牆壁，失去光輝，鐘點進了時鐘，紡絲車停止等等。但在一着忙和紛亂的時候，那火瘋狂一樣地

在室內轉着找火爐，一個四斤的麵包，不能跑進麵包箱，哭泣起來，叫得怪可怕。）怎樣？

麵包　（流淚。）箱子裏沒有位置了。

妖婆　（俯視麵包箱。）有的，有的，（把已經進去的麵包推緊些。）來！快點，你們排着罷。

（又有打門的聲音。）

麵包　（驚恐用力擠，仍舊不能進去。）仍舊沒法想，他要先把我吃掉了。

狗　（在的而的而四週跳躍。）我的小上帝，我仍舊在這裏，我仍舊能夠說話，我仍舊能夠和你接吻，仍舊，仍舊，仍舊。

妖婆　怎樣，他也是，你仍舊在這裏？

狗　我眞交運，我沒有能夠回到那靜默的狀態，那地坑關閉得太快了。

貓婆　我也是這樣，什麽事要發生呢？這危險麽？

妖婆　上帝呀！我應當對你說句眞話，凡是伴着這兩個小孩的在旅行終止的時，都要死的。

貓婆　不同他們作伴的呢！

妖婆　他們再可以活幾分鐘。

貓婆　（向狗。）來！回到地坑裏去罷。

狗　不，不，我不願意，我要跟着小上帝，我願常常和他講話。

貓婆　蠢漢。

（又有打門的聲音。）

麵包　（哭得流熱淚。）我不願意死在旅行終結的時候，我願意馬上回到我箱子裏去。

火　（牠在房間裏瘋狂似的找火爐，發痛苦的歎聲。）我找不着我的火爐。

水　（她試試進塞子口而不能。）我不能回進我的塞子口。

糖　（繞着她的紙包亂動。）我已經把我的紙包弄破了。

牛奶　（面白而怕羞。）我已經把我的壺打破了。

妖婆　牠們都是笨人，我的上帝呀！牠們都是笨人懦夫，你們寧可繼續過活在醜陋的箱子裏，地坑裏，水管裏，不願意陪着這兩個小孩子去找青鳥麽？

全體　（除去狗和光。）對了，對了，立刻，我的水管，我的麵包箱，我的火爐，我的地坑。

妖婆　（對光說那時光像做夢一樣的看着破燈。）你呢，光你怎樣說？

光　我陪這兩個小孩去。

狗　（歡喜而叫。）我也是這樣，我也是這樣。

妖婆　那是很好的，而且回復原狀是太遲了，你們不能自主，你們還是和我們同出去罷，但你火不要近人，你狗不要欺侮貓婆，你水要走正道，不得隨處亂跑。

（打在右邊門上的聲浪，更加猛烈了。）

的而的而　（聽着。）這仍舊是爸爸，這次他起來了，我聽見他走路呢！

妖婆　我們都從窗子裏出去罷，你們都先到我家裏去，那裏我可以使一切動物和東西穿着得適當。（對麵包。）你麵包拿了那個籠子，我們可以放青鳥在裏面，你應當當心這個，快點快點，不要再虛費時間了。

（那窗洞馬上引長如同一個門，他們都出去以後，窗洞復回原狀，靜悄悄地關起來，室中再變爲黑暗，一張小床，仍舊埋在黑影裏，右邊門半開，在半開門中現出父親及母親的而的頭。）

父親的而　沒有什麼，這叫的大概是蟋蟀！

母親的而　你看見他們麼？

父親的而　自然，他們睡得很平靜。

母親的而　我聽見他們的呼吸呢！

（門再關起來。）

（幕閉）

三　小說

1 能言鳥　采自 Arabian Nights　陳旭輪譯

【說明】凡是民間傳述的故事，他的流傳能力，非常的廣大。你看中國的民間故事，經過了幾千多年，一直流傳到如今。天方夜譚(Arabian Nights)那是阿剌伯著名的民間故事，中間包含着無數的故事。這些故事，其實他的產生地，不單在阿剌伯，一定爲他流傳到別地，再混入了別地的故事，所以可以說他是一部東方各國民間故事的總集。

這部總集，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有譯本，據說原本全部，共有二百六十四個故事，各國的譯本，不過采他四五分之一。這部名著，究竟那一個人撰的，卻是不得而知，現在節譯他的「能言鳥」一則，給諸位對於這部東方各國民間故事的總集，得嘗一臠。

哥司羅司加——波斯底太子——歡喜刺探民間底瑣聞奇事。即位後，還是不改舊性。一天晚上，又帶着維徐——回敎國的宰相——出去。那時已是深夜，街上什麼人都沒有。忽然聽見笑聲從一所民房裏出來，於是他上去從門縫向內看，看見三個女子，——好像是姊妹們——坐在那兒閒談，最長一個說：『我將來一定嫁給一個御廚，那時我什麼都有得吃了。』第二個說：『我也是這樣想法，我只要有好的吃。』最小的帶着淡笑說：『姊姊！爲什麼這樣看不起自己？我雖然不自量，將來一定要嫁給國王。』國王很佩服小的大志——其實也是她最美——他想要成全她們的志願，於是命維徐第二天召見她們。

第二天，維徐到她們家裏，也不說什麼，敎她們快裝飾去見國王。到王宮後，國王說：『昨天晚上你們

講的志願，我已經知道了。你們眞是這樣想嗎？』三女又羞又怕，連氣都不敢喘。王卻連忙安慰她們說：『敎你們來沒有別的事，不過是要實行你們底志願……』又對着最小底說：『……你想嫁給我嗎？好，我們就結婚罷！』又對她的姊姊們說『你們想嫁給我底廚子也辦得到。』三女隨卽求恩乞免，但是無效。

國王和他底廚子的婚禮，當然是不能比擬的。王后底姊姊們，看見她底尊榮，又悔又恨；又羨又妬。於是日夜想方法害她，但是她待她們和從前一樣，所以終沒有機會。

幾月以後，王后有孕了，她們也來道賀，並且說願意擔任看護保姆底職務。王后說：『好極了，不過什麼事都要得國王底允許纔能去做。他若允許，我決沒有不答應的。』她們於是請她們的丈夫運動朝臣去關說，王果然允許了。於是她們從此進宮服侍，機會到了。

娩期到了，王后生下一個男孩，面貌很端麗。她們將他放在一個盒子裏，抛在宮河；並且報王說：『生的像狗，已經丟去了。』王這可怒得不得了，幸得維徐的諫勸；不然，可就危險了！

盒子流到宮外，被管園的總督看見，他開出盒子，看見孩子還活着。他本沒有兒子，於是把這孩子拾起，當着兒子養他——總督——知道這個盒子一定是從宮裏流出來的，也不敢追究了，還好，這件事沒有別人知道。

第二年王后又生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子，都是被她們照前處置。王后每次生產都要暈過去，所以

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生的是什麼；並且看護的是她的姊姊，她更不疑心了。第三次王可怒極了，一定要定她死罪。維徐又來引章據典的勸諫，說后沒有死罪，王於是罰她立在一個木籠裏——放在清眞寺外——令進寺的僧侶，都要唾辱她；違令的，也是這樣罰法。社會上對她的輿論，當然不是一樣；不過她的姊姊們，終是心滿意足。

后的二子一女，總督夫婦撫養和親生的一般，長的名伯曼；次的名布維徐；女的名伯里才，後來就學，都是文武全能。

幾年以後，總督在城外築一座別墅。但是他年紀也老了，於是辭去官職，在別墅裏修養。

五個月後，總督忽然得暴疾死了。因爲死得太倉卒，沒有告訴伯曼們宮河得盒的事，所以伯曼們也不知道他們還是皇族呢。

一天，伯曼兄弟們出去打獵，伯里才一個人在家裏。忽然來了一個老尼，伯里才招待她很殷勤，並且還命婢女引她遊觀園林，伯里才和她談得很投機。後來問她：『這屋子陳列完備嗎？』老尼說：『很美麗，但是還缺三件東西；若是有這三件，什麼皇宮等等，都不能和她比了。』『那嗎是什麼呢？』『第一件，是能言鳥——名白耳西紗——一叫能使各種善鳴的鳥都來；二是自鳴樹，牠的葉子能發出各種好聽的音樂；三是金色水，無論在什麼地方，掘一個洞，將金色水放下一滴，很美麗的噴泉，就不間斷的從洞裏出來了。』伯里才立刻問她出在什麼地方，老尼說：『三件都出在印度，從此地去，大概二十天

就可以到了。在路上第一個遇見的人，詳細的情形，他可以告訴你。』老尼說完，也就走了。

伯里才一定要想得這三件東西，又想：『這三件既然有這樣的好處，一定不容易得來；倘是冒險去取，設有不幸又怎麽辦呢？』想念到此，又不快樂了。伯曼們回來看見她憂愁的面色，忙問她原故，她不肯說，伯曼們一定要她說，她纔將老尼的話告訴他們。伯曼說：『好，我一定可以得到。明天就去。』

臨走時，伯里才忽然和伯曼說：『這次哥哥單身出去，若是遇見危險，再見的機會，誰也不能斷定有沒有，不要去罷！』伯曼笑着說：『妹妹膽太小了，去就去，管他危險不危險，而且危險，無用的人纔能遇見呢。』這着就把佩刀拿出來交給伯里才，說：『拿這刀做紀念罷。倘若刀依舊發光，就表示我安平；倘若有血，那我已死了。』說完就走。

伯曼在路上走了二十多天，遇見一個老和尙。伯曼問他三寶的詳情，老和尙聽了，臉上立刻變色。過了一會，說：『知是知道的，我看還是不去的好。問我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我總阻止他們，他們一定要去，我也無可如何，只得告訴他們。只看見他們去，從來沒有看見他們回來。誰不貪生惡死？我看你不要去罷。』伯曼說：『你的盛意，我很感謝。但是我的志願，已決定了，無論什麽困難，我都有方法解決。』老和尙不得已，從袋裏拿出一個盌來給他，說：『上馬後，把盌擲在馬前，跟盌走，到山腳下馬上山，路旁有許多黑石，又聽見笑駡的聲音。不要怕！不要回頭！一回頭就立刻化爲黑石了！那些黑石都是求寶的變的。能言鳥就在山頂上，其餘兩件，問牠就知道了。』

伯曼依着和尙說的話做。上山果然看見無數的黑石，沒有走到四五步，就聽見笑罵的聲音，有的說：『這個笨鵝從那兒來的？』『來作什麼妄想？』『捉住！』『隨他去問他應該做能言鳥的主人嗎？』——笑罵的聲音，像潮水般的來了，但是絕不看見一個人影子。伯曼一點也不怕，還是去。但是愈上去，聲音愈大愈厲。好像有幾百萬人圍住他叫罵一般，伯曼到此時，也怕了：也忘了和尙的話，要下山去。纔回頭，身體已變成黑石了，連馬也化爲黑石了。

布維徐和伯里才每天總要把刀拿出來看看。伯曼遇難這天，看見刀上有血斑，伯里才知道遇難了，立刻擲刀大哭。布維徐心裏的悲哀和伯里才一樣，但是他知道哭是無益的；並且知道伯里才還是要這三件東西，就說：『哭有什麽用呢？現在惟有再去。我明天就動身罷。』伯里才大驚，竭力勸他，不要再去，布維徐不允。第二天他給她一串珠子，說：『我若是平安，珠子依舊；若是珠子黏結得不能分開，那我已跟哥哥去了。』

伯里才自從布維徐走後，時時看珠子，睡覺時，就把牠套在頸上，起來又數。一天，看見珠子黏結了，知道布維徐也遇難了。她這時不哭，立刻預備自己去。

伯里才在路上第一個遇見的，也是老和尙。老和尙照舊勸她。她說：『不要緊，我把棉花塞在耳朵裏，怪聲可以不聽見，也就不怕了。』和尙說：『從前倒沒有人想得到，我也不知道這個法子能用不能用。但是我想不很妥當，不要去罷。』伯里才說：『我已決定了，一定不礙事。』和尙也給他一個盤，告訴她

的法子，

伯里才下馬後，就用棉花塞住耳朵。上山去，一點也聽不見，到聲音最大的地方，她纔稍微聽見一點。愈上去，聲音愈大，伯里才不顧，沒有一會兒到山頂了。看見果然有鳥籠，就拿下來對鳥說：『我現已是你主人了。』說畢，把耳朵裏的棉花拿出來，鳥說：『女士眞勇壯啊！我並不害人，不要怕，我住在此地很適意。現在既然被主人得到，我一定可聽命。主人的家世，我也知道，將來也可以幫忙。』伯里才聽了很歡喜，就先問他金色水在什麼地方。鳥就告訴她。她就裝了一瓶。又問自鳴樹，鳥也告訴她。但是這樹很大，鳥說：『拆牠枝子就夠了。回去插在園裏，立刻可以成爲大樹。』

伯里才雖然已經得這三件東西，心裏還沒有滿足。對鳥說：『水和樹因爲你才能得到，但是我的哥哥，也是因爲你才死的，有什麼法子可以使他們復活？你不告訴我，我就要怪你了。』鳥很爲難，伯里才又責備牠：『你既然願做我的奴隸，怎麼不肯聽我的命令？』鳥說：『我不敢違命，我正在想法子。請看山那邊，不是有個罐子嗎？那裏頭的水，灑在石頭上，人就可復活了！』

伯里才依照牠的話做。下山的時候，盛金水的瓶繫在腰裏，左手拿着樹枝子和鳥，右手拿着罐子，走着灑着。黑石得一點水，立刻就現原形。伯曼兄弟也活了。看見伯里才歡喜得笑了。伯里才告訴他們原由，伯曼才知道復活的原故。其餘的人聽見了，也感謝她。

伯曼們到家，伯里才就將鳥放在園中，——鳥一鳴，各種鳥都來了，歌着，舞着，眞美麗啊！——樹枝插

在地上，——立刻變成一棵大樹，濃厚的樹葉遮蔭很大的一塊地面。並且還發出一種微妙的音樂來。——又把一口大缸埋在地裏，將金色水倒在那裏面——泉水噴起二三十尺高，水頂上和白霧一樣，又落下來，——園裏有這三件寶以後，全國都知道，差不多每天有人來看。

一天，伯曼兄弟打獵，遇見國王，不及迴避，就上去跪在路旁，國王看他們很大方，心裏很中意，就問他們姓名。伯曼說：『我們是某總督的兒子。』王說：『你們都喜歡打獵嗎？』『是，平常很歡喜，而且波斯是尙武國，國民都當能武。』王很歡喜地說：『我很想看看你們的本領，可以到園裏去，揀你們歡喜的鬭。』伯曼們就跟他去，看見許多猛獸，裏面惟有一獅一熊最猛，伯曼就當獅子，布維徐就當熊。獅和熊都被他們打死了。他們又要去打別的，王阻止他們說：『休息罷，你們這樣勇猛，這些獸那能鬭得過你們。而且你們藝術很精，足以代國家做點事。你們父親在日，做事很勤，我望你們也能和他一樣。』伯曼們說：『蒙陛下提拔，應代陛下做點事；但是我們很不配做官，望陛下讓我們回去罷。』國王很詫異，就問他們原故，他們說：『我們有一個妹妹，平常無論什麼事都要和她商量才做。這件事，希望也要和她商量。』王說：『很好，明天你們再到此地打獵，回答我的話。』

伯曼們回去，和伯里才商量。她很怪他們不會說話，因爲這件事不能拿她推託的。她又說：『我們來問問能言鳥罷。』就告訴能言鳥這件事。能言鳥說：『好，從王的意思，還要請國王來看三件東西。』伯里才說：『王來我能見他嗎？』鳥說：『一定要見。』

第二天到獵場，伯曼就向王告訴他們商量的事，王很歡喜。回來的時候，在路上談談古今的歷史，他們也是應答如流，王更歡喜。到宮裏，王又引他們遊玩宮裏各處，又留他們吃飯。王心裏想：『就是太子，也不過和他們一樣。』吃過飯，談了許多時候，伯曼們要回去，王說：『宮裏的路，既然熟了，可以常來陪陪我。』伯曼就謝謝他。並且要請王到他們家裏去，王也允許了。

伯曼們回去，就告訴伯里才，她說：『王既然要來，我們就要預備了。』她就同能言鳥去商量。鳥說道：『廚子很好，一定能中王意，但是要有一樣特別的菜——王瓜濆眞珠汁——王看見必定歡喜。』伯里才說：『這是什麼菜？只是好看，卻不能吃，有什麼用？而且那有這許多珠子呢？』鳥說：『不要緊，照我的話做，一定不錯。明天大早，在某一棵樹的右邊，能掘出珠子來。』伯里才第二天去，果然得一盒珠子。

伯曼兄弟一早就到獵場去迎接王，將到家中，布維徐就回去通知伯里才，一齊出來迎接。王看見伯里才很美麗，並且很文雅，就對伯曼們說：『你們有這樣一個妹妹，從前你們說，一定和她商量，實在不錯。我們先去遊園，再來談罷。』

王看見這個花園，眞贊不絕口。看見自鳴樹，金色水更驚奇。伯里才就和他解釋。到了大廳，能言鳥正在唱歌，伯里才說：『王來了，快行禮。』鳥立刻不鳴，——別的鳥當然也不鳴了——鳥說：『歡迎陛下，願陛下萬歲。』王說：『謝謝你，你眞是鳥類之王。』

吃飯的時候，王看見瓜濆珠汁，起初以爲是玉蜀黍，細細一看，乃是眞珠，王連忙放下筷子說：『珠子

不是能吃的，爲什麼把他做成汁？』說過看看伯里才們。鳥隨就說：『陛下看見眞珠的汁就很驚奇，那嗎從前你聽見說王后生下狗爲什麼就相信呢？』王說：『因爲服侍王后的，是她的姊姊；不見得再撒謊。』鳥說：『服侍王后的果然是王后的姊姊，但是她們看見妹妹做王后，她們反在手下，很是恨她，所以假說侍娩，其實把他生下來的子女，都棄了。還來騙你陛下，若不相信把她提來訊問，就可知道，至於伯曼布維徐伯里才都是王后所生，被她們棄了，幸而被總督收下的。』

王這才曉得從前的事，並且很悔恨說：『好狠毒的婦人，我一定要殺她們。我一看見伯曼們，就覺着和自己生得一樣，原來本來自己生的。若不是鳥說，幾乎絕了我的後裔。』伯曼這才曉得自己還是皇族。王隨即回宮，把二姊捉來訊問。她們曉得不能賴，就招出來，王處她們死刑。

王親自帶着臣子步行到淸眞寺，親手把王后放出來。看見后實在瘦得不像樣，拉着她手哭說：『請你原諒我以前的錯誤，現在特來請罪，害你的姊姊已經把她們殺死了。你所生的子女現在很好，馬上就可以相見。』於是他把始末情形告訴她，她這才曉得姊姊實在不是人。

於是王后換衣裳，和王及臣子先到伯曼家裏。王把三人帶到后前說：『這就是你的兒女。』后遂即抱住他們哭，歷年的怨苦，這才銷歸無有；夫妻父子，才得重聚天倫之樂。

2 魔俠傳 節錄商務出版魔俠傳 Miguel do Cervantes Saavedra 作 林琴南譯

【說明】魔俠傳(Don Quixote)的作者是西萬提司(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氏，爲西班牙人，生於一五四七年，卒於一六一六年。本來是名家子，二十四歲從軍和土耳其戰，負傷斷了左腕，自米西那(Messina)航海歸，爲海盜所擄，拘囚五年，始得脫歸。貧困無以自給，乃復役兵三年，後遂力攻文學，作戲劇小說多種，聲名甚高而貧困卻仍如故，以至沒世。所作魔俠傳爲世界名著之一。書中主人翁 Don Quixote 本一窮士，讀武士故事，慕遊俠之風，終至迷惘，決意仿行，於是跨羸馬，披甲持盾，巡歷鄉村，爲人報不平事，斬風覺之妖，救村女之厄，無不失敗。而 Don Quixote 卻至死不悟其事頗滑稽。蓋彼時武士之風猶存，西萬提司作此書以刺之，即示人舊思想之難行於新時代，也示人空想與現實生活的牴觸。西萬提司的思想，乃爲文藝復興時代精神的代表。茲節錄他的第二第三兩章，爲林琴南先生譯筆，全傳早經商務印書館出版。



西萬提司

此時百凡皆備，宜出而行俠矣。謂世道淪胥，公理沈溺，非得義士，不足以振拔此困窮無告之人，乃思所以著手之法。一日侵晨，天尚未明，時爲初秋之候，奎沙達蓄其所懷，亦不商酌之人，遂環甲蒙盾，執矛跨魯林安替，啓後戶而出。出時氣概凜然，以爲行必成功。乃行未及遠，忽思得一事，心復餒卻，謂天下之武士，勇爵也，必得人稱許始成，今許我者何人？若以俠士之通例言之，既無所授受，義不能與校武。且初出爲武士，甲宜白色，盾亦不飾，惟能勝人者盾上始列徽章，非是則不名爲武士。奎沙達思及於此，仍始

卻而終奮，以爲先出與人從事，後再覓一稱許之人。至於白甲一節，則磨擦將愈明亮，於是置而不思，信馬所嚮，自信可以得一發名成業之地。馬上復思，後此或有人以我軼事編成生傳，必發軔於此時，書中必曰：某日天色甫明，馬眠未醒，克蘇替先生不爲渴睡之人，持矛縱馬，出而行俠，自其家至曼鐵盧，與人鬬力，必有人勒石紀我英傑，爲後進法程。且此時光明媚，正可立功，即謂其馬曰：『魯林安替，汝事得其主，後當助我成功。』復又思及打魯西尼亞曰：『公主，汝爲我心中之人，且我出而冒險，正復爲汝，我非爾之奴，斷耶？』且思且行，咸念書中之事。已而日上暑盛，將銷融其腦，熱不可堪，然行可一日，初不遇一事，心爲爽然。初意本欲遇一同業之人，與之較力，顧乃不可得見。或云：克蘇替先生第一日即行事於拉披司。又或曰：克蘇替先生第一次見風磨，即以爲騎士，以矛剚之。然著書者所聞，則克蘇替先生獨行至晚，人馬皆瘏，克蘇替先生則立馬四盼，欲得一貴家之別業及行牧之圍焦，止而求食。已乃見一小逆旅則大悅，力趣其門，則天色適晚。時門外二女伎駢立，將與御者同至西米路，是夕亦居逆旅之中。克蘇替先生既見逆旅，乃不以爲逆旅，乃思及必爲王公之邸第，舉眼中所見者，悉幻爲高樓尖塔等事，一一如書中所見。垂近逆旅時，忽停騎思及書中所言，凡王公邸第，必有宿衞之士，一見武士，必伐鼓吹角出迎，及不逢人，心乃大疑，而馬不由人，直奔就秣。克蘇替先生以爲此決府中侍兒，出而納涼於外者。此時逆旅旁舍有牧豬之奴，薄暮吹角以收牧，武人一聞，立時以爲衞士來迎，即慨然乘馬入店。二伎見狀，慄然反奔，武士一見，即自引其盔，露其面，語二女曰：『爾弗驚訝，吾爲俠士，萬不能凌及巾幗之人，且爾身爲

閨秀，尤吾武人所宜當意者。』二伎反顧，見但露其半面，又呼己爲閨秀，則皆失聲而笑。武士乃大怒曰：『告爾輩凡上等之閨秀義宜重禮而尙謙，今迎面笑客又何爲者，今吾不汝罪，實相告語，吾此來正欲爲爾之奴廝耳！』二伎聞言不解，則又大笑。武士益怒，此時非肆主人出者，此武士幾將用武矣。肆主人者，胖人也日惟靜坐，不欲勞擾，及見此武士，所著衣甲皆敝陋不入時，見二女匿笑，不幾亦忍笑，謂此武士曰：『武士果欲居吾肆者，請下馬，吾肆他可供應，所短者臥榻耳！』武士此時不以爲肆主，則爲王邸之舍人，即曰：『長官！吾爲武士，所貴者兵刃戰場即我臥榻，何用他求。』肆主聞呼己爲長官，則又欲笑。即曰：『武士既不厭猥鄙，安不承應。』趣下馬釋甲，而就休沐，於是爲之執轡。武士長日不食，饑疲幾不能下騎，即謂肆主曰：『官長！善飼吾馬，吾馬之調良甲天下也。』肆主人相馬，羸瘦欲僵，即引入草廄。迴視二伎，則方爲武士釋甲，方脫盔時，盔爲革帶嚴束於額際不能下，劃始下之，武士不可，即帶盔而睡，見二伎爲之解甲，則大喜自負以爲得美人侍左右，此亦武士應有之享，即吟詩自遣，蓋視此二女爲府邸之侍兒也。謂二伎曰：『吾馬名魯林安替，吾名拉曼又克蘇替先生，在理本不宜自示其名，宜在戰場中使人傳述，然爲時不同，異日爾二人命我，我即出其武技，備爾呼吒而東西之。』二伎仍不解，亦不答，但曰：『武士饑乎？欲食乎？』武士曰：『欲之，趣將以來。』是日爲禮拜五日，廚中無物供應，但有一魚，名亞巴素魚，武士曰：『佐以他物即足，吾不吝貲，且此魚味似牛肉，然以速爲妙，以吾長日御馬，且擐甲而覺日不食，罷甚矣。』二伎即爲張席於店門之次，以受晚涼。侍者進，魚魯旣受醃且腐，而麵包色黑，亦如武

人之擐甲堅不可食，食時尙加盔而下頦，爲盔所梗，不適於食，則伎爲之進食，納其口，然終不良於飲，於是肆人爲取竹管灌酒於其口，以頭盔全蓋其面，且以繩縛其下頦，飲食咸之便。此時適有牧豬奴方吹觱篥，徐行入其肆，武士聞聲，又思及書中事，觱篥者，樂官侑食也，二伎者，侍兒也，肆主者，舍人也，酒美魚佳，則大喜過望，此時怏怏者，以不得先輩授以勇名，出而行俠，於義例微悖也。

飯時思及此著，不期憂從中來。旣罷飯，卽呼肆主人入室，室卽馬廐也。武士長跪曰：『先輩聽之。君非允吾一事，吾決不起，且允我者，君得榮名，社會亦蒙嘉錫。』肆主人大驚，卽扶之起，而武士終不起，必欲得主人之允己爲武士，卽曰『吾無他求，敢質直言之，乞先輩明日賜我武士之名，今日卽在此間嚴守吾之盔甲，明日先輩將以我爲守禮之人，肇錫嘉名，於願斯足，則我亦可以四出爲人雪其寃之事。』肆主人頗聰明，知此人必有腦病，卽笑許之曰：『吾亦願授爾以嘉名，且爾亦勇健可取。方吾年少時，亦爲俠客出而冒險，波柏老司亦經涉足，卽雷安之島，亦曾一遊，如格蘭那達者，亦我舊遊之地，此外若拖里突及他名勝，吾均一一本其俠義之行爲，聞諸父老，凡紙醉金迷之地，匪不經行，今西班牙中，無人不知吾姓氏者。今潦倒不能橫飛，故退居林下耳！雖清貧如故，然海內遊俠之士，時來助予，故衣食得以無闕，所恨吾家無小教堂，不足以授武士之業，以教堂爲風雨所敗，新蓋未成，所以不足爲爾成禮，今當於他處覓一淨室以代教堂。今吾家之旁，有空曠之地，爾於夜中至彼，坐守甲胄，待吾晨興再行授受武士之禮，爾明日卽咄嗟成爲武士矣。』因復問曰：『爾行囊中亦挾得金錢乎？』克蘇替先生曰：『未也，吾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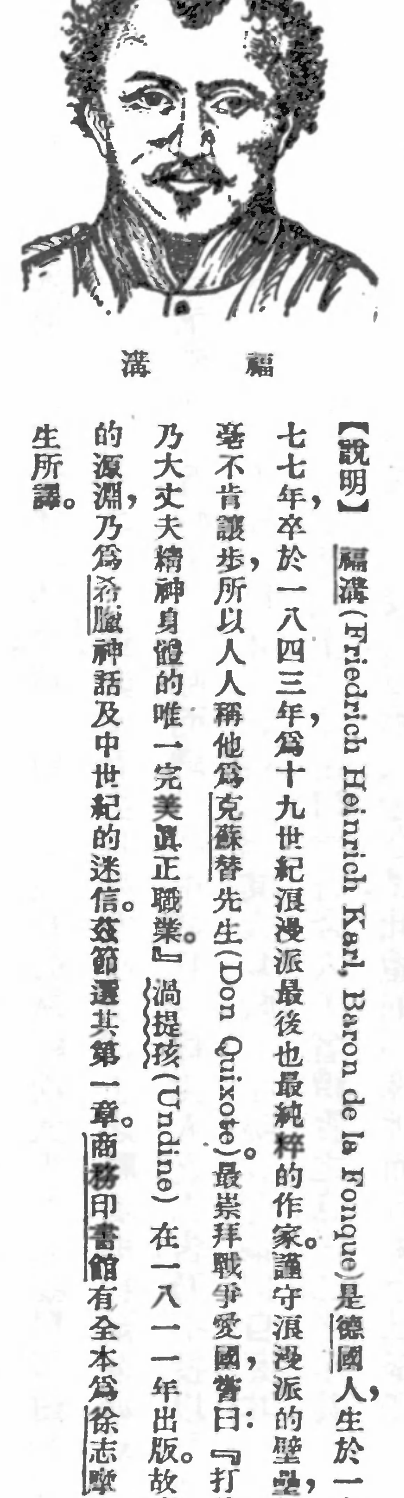
俠客列傳，見武士出行，恆不挾一錢。』肆主人曰：『誤矣！列傳中固不言錢，然著書者以爲無庸敍及，須知武士之出，必挈潔淨之汗衫，及錢，此二事不能缺其一，缺一卽不成爲武士；且爾不觀俠義書中所言，一爲汗衫，一爲金錢，一爲藥膏，金錢濟人，藥膏已創，爾竟忘之耶？蓋俠士野戰之時，受創安能卽醫，故必以藥膏自療之，果不挾此二物者，則須素習魔術，一經被創，則禹步持呪，雲端立降仙姝，敷以丹藥，創卽不害，非是則未有不挾藥膏者，或挾一弟子，令挾此物以待需，果無有則須自囊此二物以備用，且囊須極小者，寘諸鞍下，勿令觀者識其儲藥以救死。今吾以質言命汝之後出門，必挾此二物，無忘無忘！』克蘇替先生卽再拜言曰：『永佩吾師之言，無敢廢忘。』於是肆主引武士至一空場之中，令武士置甲於水槽之次，植矛蒙盾，矗立以守甲，厥狀甚誠，肆主人匿笑不可止。此時徧告店中人，以爲今夕寓一瘋人，乃欲令我許彼爲武士。店人大笑，爭遙集而觀之，見此武士，凝神正色，徘徊於水槽之次，有時拄槊於地，目視其甲。蓋是夜月明異常，店人觀之了了。此時住店有一騾夫，引騾食於井上，注水於槽，見武士之甲，寘諸槽上，則取而寘之地。武士卽大呼曰：『爾爲誰？敢動吾甲，汝知此甲爲誰所著，吾非天下之武士耶？汝當留意，勿汚吾甲，動卽廢爾性命。』而騾夫蠢之，仍不之聽，力擲其甲於槽下。克蘇替先生大怒，以面仰天，祈禱神女打魯西尼亞曰：『夫人須助我，此吾第一次遇敵，幸來相助！』卽舉其槊向騾夫腦中直刺，騾夫中槊而暈，幸未死，果更進以槊者，命案定讞矣。武士復取甲寘諸水槽，仍執槊往來以守其甲。少須，一騾夫復至飲騾，而受刺之騾夫，方仰翻於地，後至者不之省，于于而來，而武士復進其槊，此騾夫不

備，頭顱亦立破，大呼乞命。店人大集，肆主人亦奔至武士之次。克蘇替先生立時拔刀蒙盾，仍向天私祝曰：『美人中之尤美者打魯西尼亞，汝力能鼓我之勇氣，我爲爾奴，聽爾號令，此爲吾第一次行冒險之事，爾當竭力助我。』祝後興致勃然，即使全球之騾夫，集而與搏，而武士亦凜然無復惱懼。此時肆中諸騾夫，見二人爲彼所撲，又見其握刀蒙盾，無敢進撲，則爭礫石以投之，武士以盾自蒙，仍立守其甲。肆主人即揮騾夫曰：『諸人速避，彼即殺汝，律亦不償，彼蓋瘋人耳！汝烏知者。』而武士亦大聲罵詈曰：『汝邸中主人，乃不執禮而輕蔑武士，須知舍人之罪，罪屬府主也。果吾既受武士之職者，則視爾輩如糞，恣爾礫石以投，敢一人冒進者，無不立死。』武士一呼，而騾夫亦中懾，且受肆主人之忠告，乃不投以石。肆主人命舁創人以行，而武士仍拄槊堅守其甲。肆主人初意以其人爲戲，已而防其攪禍，則自圓其謊，仍矯爲武師，授此瘋人以武士之職。此時徐至武士之前，謝曰：『吾舍人不省禮賢之意，吾已痛斥其人矣。今行禮之期已至，其最重者，則以刀按爾首及肩，授爾武士之職，此禮則不擇地而行，爾今已堅守爾甲，禮意已虔，可以止矣。』克蘇替先生曰：『敬謝吾師，趣爲吾行禮，果吾已受職者，則此投石之人，當不命一生，今吾已幸恕之矣。』肆主人防其更殺人，即取一賬本以爲聖經，呼取二伎，並一童子，取一蠟燭，令克蘇替先生長跪。肆主人即翻賬簿以爲聖經，即拔刀磨其頂，又微擊其背，口中喃喃作數語，如祈禱狀。禮成後，命一伎以刀繫其腰際，而觀者皆欲失聲而笑，伎乃忍笑而祝曰：『願上天相此勇士，無往不勝也。』武士聞言，即叩此伎之姓名，將別圖所報，謂吾之勇名一顯，即爾亦與有光榮，伎答曰：『吾名拖魯

莎，吾父爲補履之匠，列肆於拖里突，勇士果有所命，匪不如教。』武士曰：『爾後此姓名宜加尊號曰拖魯莎夫人。』尚有一伎，爲加履後之釘，武士亦叩其名，女曰：『吾名美拉，吾父爲碾坊之主人，居安蹇奎拉。』武士曰：『爾亦稱爲美拉夫人，果事見屬，吾匪不盡死。』匆匆中禮畢，武士即出肆門，上馬而行。未行時，尚與肆主人般般爲禮，稱曰恩師。肆主人亦報以佳語，且不與較，値以爲瘋人一行，則肆中寧謐矣。

3 渦提孩

Fonque 作　陳旭輪譯



福溝

【說明】福溝(Friedrich Heinrich Karl, Baron de la Fonque)是德國人，生於一七七七年，卒於一八四三年，爲十九世紀浪漫派最後也最純粹的作家。謹守浪漫派的壁壘，絲毫不肯讓步，所以人人稱他爲克蘇替先生(Don Quixote)。最崇拜戰爭愛國，嘗曰：『打仗乃大丈夫精神身體的唯一完美眞正職業。』渦提孩(Undine)在一八一一年出版。故事的源淵，乃爲希臘神話及中世紀的迷信。茲節選其第一章。商務印書館有全本爲徐志摩先生所譯。

三面臨湖，背負森林，爲一半島形之荒涼村舍。數百年前，一翁居此，年老而仁慈；以漁爲業，並無鄰居，家族以外，人跡鮮至；蓋森林中傳有妖魔鬼怪爲祟，居林外者非萬不得已事，決不敢輕身來此。漁翁則年高性誠，篤敬神明，出沒林中，並不以此裹足；所謂日裏不作虛心事，夜半敲門不自驚。林後一城，爲其售魚之所，森林乃必經之道。時或若有所見，奇離怪像，亦坦然處之，而每引吭長歌，以聖詩自慰也。

金烏西墮，玉兔東升，漁翁方倚門補網，怡然自得，忽聞綷縩之聲，林中似有騎者奔騰而過，鏘鏘之聲，由遠而近，而以前種種幻想因之以起；巨人也；白衣也；點首之狀，又似歷歷在目，抑若此白衣巨人，正自林中而蒞止；但一振精神，即復自慰曰：『森林魔鬼，來此何爲，而余亦固未之曾見也。』於是使其慣用老法，引吭歌詩，鼓其勇氣，一刹那間，恐怖全消，而向之以爲巨人者，乃日常所見之澗水耳，方由深林中顯出，一似白鍊者流入大湖而去也；而綷縩之聲，乃一騎士遠自森林得得而來也。騎士身穿大紅披肩，內襯紫蘭色之鮮衣，周圍繡以金線之花，頭加金色之盔，其上插紫蘭羽毛，腰束金色之帶，繫有寶劍一柄，鑲嵌華麗光耀奪目。馭白色之馬，神宇軒昂；漁翁睹此，驚爲天神，亟謙謹以招待之。騎士勒馬詢翁曰：『能在此借宿一宵否？』翁曰：『貴客幸臨，歡迎之至，第恐此間簡慢耳。』騎士大喜，縱身下馬，漁翁則助其解去肚帶，任馬之自由而去，齕草飲水，翹足跳躍。騎士即復曰：『前臨大湖，天色又晚，奈何再歷荒涼森林而歸乎，今日者即老丈不表歡迎，在勢亦不得不叨擾矣。』漁翁益致其歡迎之誠曰：『第恐此間簡慢耳。』乃導少年入室，室有壁爐一，爐火融融，佈置極整潔，漁翁之妻正安閒自適靜坐在大椅之內，見客入，即起立，和顏悅色以示歡迎之意，旋仍歸座，未讓客也。老人見此，乃笑謂少年曰：『鄉村慣例，年高者有享最適座位之權利，適間拙荊未再讓座於客，尙祈見原。』其妻乃謂夫曰：『貴客高明，豈有意於我等老年人之座位者耶。』旋即轉身向騎士曰：『先生請坐！』指一小椅曰：『此椅尙可，不過一足已蹩，請先生留意耳。』

騎士欣然就座，談笑自若，並不拘謹生疏，宛若久別重逢者；但提及森林，老翁必對以不知，以爲晚上不宜以此可畏之森林爲談話資料也。騎士乃靈斯推頓之黑爾勃郎公爵家居但牛勃河發源處之一城堡內，每談至家常瑣事處，則一對老夫婦更加精神抖擻，應答如流。當騎士正敍述其旅行經驗，忽覺小窗下似有人潑水，旋老人亦覺，時鎖雙眉，似有不可語者。俄頃水竟潑上窗板，室內幾成澤國，於是老翁忽然呼曰：『渦提孩！渦提孩！毋慢嬉！汝不知座有上客耶？』聲漸息，惟聞嗤嗤笑聲而已。老人乃向少年道歉曰：『養女渦提孩，頑皮無知，年將二九，孩氣依然，幸居心尚仁善，請諒之。』其妻搖首曰：『毋過寵之，偶爾嬉戲，固無不可；但整天胡鬧，尚不知訓斥，一旦雖欲管束，恐亦不及；今年事已漸長大，理應助理家務矣。如是過於袒護，何也？若彼之行，恐聖人亦將爲怒。』老人笑謂妻曰：『我所有者是一湖，爾所爲者一渦提孩；湖水有時衝破漁網，余猶愛之，不忍相棄；爾其耐氣忍心愛此小寶貝乎？』妻亦笑曰：『固亦不忍相責也。』

呀然門啓，一絕色女郎，姍姍然入，笑曰：『父親休得取笑，貴客安在？』仰見少年，貌若潘安，丰采奕奕，女郎不覺呆立半晌；而黑爾勃郎乘此時機，飽嘗眼福，天生尤物，地上安琪，惟恐其羞澀引退，坐失時機。孰知事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彼美竟款步來前，屈膝跪下，尖尖玉手，撫弄少年所掛金鏈上之金墜而言曰：『美麗而溫柔之客耶，何因而涖此賤地，想必已遊歷多年，豈來自彼荒涼之森林者耶？』老婦睹此，責其失禮，並囑其起立從事工作，而渦提孩竟置之不理，取一擱腳櫈坐於黑爾勃郎身旁，手拿縫紝，自

言自語曰：『在此工作，固所願也。』老翁確甚寵之，但假作不見，故以他語亂之。而女郎並不因此自休，續曰：『適問客人何來，尚未見復。』黑爾勃郎答曰：『自森林中來。』曰：『此林傳有妖魔，人多視爲畏途，今既聞君自彼中來，必有奇遇，曷相見告。』黑爾勃郎受此一問，不禁悚然回憶所遇，奇形怪像，似乎相對獰笑，實則除黑暗之外無所見也。時燈昏夜黑，悄然無聲，少年正欲以其冒險事相告，老翁止之曰：『黑夜談怪，不毋忌乎？』渦提孩於是忿然躍起，以手叉腰，向漁翁大聲呼曰：『父親，父親，其不講乎？女甚願客之有以語我！且客亦能見告也。』以足頓地，氣怒異常，而其身段表情，更覺驕嗔可愛。黑爾勃郎覺爲魂攝，似中催眠者，注視女郎，一刻不離。時老翁以女郎之咆哮，怒不可抑，責其無禮；而老翁之婦亦從而和之。渦提孩受此大寃，不禁憤然呼曰：『願既不遂，又遭責罵，從此相離可也。』言畢，如箭脫絃然，覺去黑暗鄉矣。





都德

4 作坊

節選中華出版小物件

Alphonse Daudet 作

李劼人譯

【說明】都德(Alphonse Daudet)是法國人，生於一八四〇年，卒於一八九七年。所著小說，平實細膩，最能代表寫實態度，眞能使他列入大家之列的作品，乃爲年幼的弗羅門和年長的里利列一書。茲選其小物件作品中的起首一段，小物件爲李劼人先生所譯，中華書局出版，這是他二十六歲至二十八歲初期作品中的佳構。

我是一八……年五月十三日降生在郎格多克一個城裏，這地方也和南方各城一樣，可以得到許多的太陽，不少的塵土，一所加爾麥立特的教堂，和兩三處羅馬人的古蹟。

我父親愛洒特先生，此時正做着織絹生理，在城門口的斜坡上，有一所大作坊，並在那裏建了一所合宜的居室，全被楓樹蔽蔭着，與作坊相隔只有一個大花園。我就在此處出世，我一生最初的光陰，惟一的好日月，也是在這里過的，所以我感恩的記念中，對於這花園，對於這作坊，對於這楓樹，都保存得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前塵，當其我父母破產之後，我理應同這些東西別離時，我對於他們實在好生傷感，如像對於人們一樣。

開場我就應該說，我之降生於愛洒特家，實在不曾載了幸福來的。我們的廚娘老亞奴歷來便這樣告訴我說，不知爲着甚麼，我父親此時正在旅行中，同一個時候一方接到我出世的消息，一方接到他的一位馬賽顧客逃走的消息，這人曾拿去了他四萬多佛郎；愛洒特先生一時便悲喜交集起來，他自己問着自己，彷彿別人問他似的，究竟應爲馬賽顧客的逃走而哭哩，或應爲小達利降生的幸運而笑，……你當然該哭，我的好愛洒特先生，這兩件同時發生的事你都應該哭的。

這倒確乎不錯，我對於我的父母，眞果算得是個惡星宿了。我降生的光陰裏，許多不可料的壞事，便四面八方的來攻擊他們。第一自然是馬賽顧客一件事，其次在一年之間，遭了兩次火災，隨後是紡織工人罷工，隨後是我們和巴底士特舅父傷了和氣，隨後是同一個顏料商人爭訟，化了不少的費用，末

了一八……年的大革命，這一下便把我們結果了。

從此以後，那作坊的形勢就不活動了；漸漸那些機械間也空了起來；每一週裏必要減去一件器械，每一月裏必要減少一張印刷案子。一次，大家已不再往那第二個廳子上去。又一次，那院子深處的一層，簡直被人棄置了，兩年之久，那作坊遂奄然消滅了。到末了一天，工人們不再來了，機械室的鐘也不鳴了，井上的轆轤也不軋軋的叫喚了，蓄水池裏的水，原用來洗濯那些紡織物的，也不動了，一霎時間，在這整個作坊裏，除了愛洒特先生和夫人，老亞奴，我哥哥傑克同我外，更無別人了；次則在那頂裏面，用來看守機械室的，還有一個看守人哥龍布和他兒子小紅帽子。完了，我們就此便零落下來了。

其時我正有六七歲，因我生得虛弱多病，我父母都不願送我進學校去，只由我母親教我念念書寫寫字，格外又教我幾個西班牙字同兩三曲六弦琴譜，就得這些東西的幫助，在家庭中，大家遂給了我一個小奇人的稱呼。也全賴這種家庭教育的辦法，我方不曾離家一步；所以許多零星事，當愛洒特作坊臨終時，我都一一看見的。這種光景深使我覺得冷率無味，我可以承認；可是於破產的時候，我倒尋着了有趣的方面，就是因爲我能夠到作坊裏去，隨我意思到處亂跳了，那地方，從前有工人時，除了禮拜日，是不准我去的。

在這一家裏頭，所有的人，遭此破產的時候，都不像我快活。愛洒特先生是忽然變做了一個可怕的

人；有了這種焦思的，粗獷的，暴烈的性情，又喜歡狂呼亂叫，又喜歡搗毀東西，又喜歡雷霆似的發氣；但他到底是一位善良的人，不過因有了那等嚴厲的舉止，高大的聲音，急切的命令，常使他四周的人都戰慄起來。他的壞運氣，不是使他頹喪，轉把他激怒了。從早到晚都帶起一種駭人的忿怒，不知道怨誰才好，於是便攻擊到一切，攻擊到太陽，攻擊到西北風，攻擊到傑克，攻擊到老亞奴，攻擊到革命啊！尤其是攻擊到革命！……聽見了我父親的話，你們也都要咒罵這一八……年的革命的，就是他使得我們不幸，好似特別把些不幸引來攻擊我們一樣。我請你們信我的話，那般革命黨在愛酒特家裏是得不到好名譽的，直到現在，當老爸爸愛酒特（上帝爲我保護着他罷）骨節痛的病要發作時，他便偃臥在長椅子上，我們就聽得見他說道：『哈！這般革命黨！……』

但我向你們所說的那個時候，（指作坊關閉的時候）愛酒特先生還沒有骨節痛的病症，只由於目睹零落的苦惱，遂把他變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和他相近。十五天裏，已經請醫生割了兩次血管。在他周圍，沒有一個人說話，都有點懼怕。用餐時，我們要麵包，也都是悄悄的，在他跟前，也沒有人敢哭。然而只要他腳跟一轉，立刻就有種嗚咽的聲氣，從房子的那一端轉到這一端來；如我的母親，老亞奴，我哥哥傑克以及我教士大哥，當他正來看候我們時，所有的人，都哭了起來。我母親懷着滿腹憂愁，是因爲看見愛酒特先生的不幸而哭；教士同老亞奴，是因爲看見愛酒特夫人的哭泣而哭；至於傑克還很年輕，本不甚懂得這種不幸，——他僅僅大我兩歲——不過哭卻是他的需要，也很高興

哭的。

我哥哥傑克是個極奇怪的孩子，彷彿一個天賜有眼淚的人！雖然現在想起已很遠了，可是我眼中還有他兩隻紅紅的眼睛，一張水濕的臉頰；而尤且可怪的，就是爲着甚麼事，他哭起來，如同人家抹鼻涕一樣，尋常極了。有些時候，愛洒特先生很生氣，向我母親說道：『這孩子眞太可笑，你瞧！……簡直成了一條河了。』愛洒特夫人卻柔聲的答道：『你要怎麼辦呢，朋友？大一點兒就好了；當他這年齡，我從前也同他一樣。』不多幾年，傑克漸漸長大了；可是只管長大，而這件事卻沒有改好。反之，這怪孩子的怪脾氣，更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毫沒道理，眼淚更流得同落雨一樣。所以我們父母的憂愁，倒給了他一個好機會，……卽是爲着這番打擊，他倒可以隨心所欲整天整日的嗚咽起來，也不會有一個人去說他：『你爲甚麼事呀？』

總而言之，對於傑克猶之對於我，我們的破產，正有他好的一方面在。

在我一方面，我是快活極了，大家也更不照管我了，整日我都在各機械室裏，同紅帽子頑耍，我們在那裏的腳步聲響得如同在敎堂裏一樣，而且那院子也荒廢了，被野草滋生遍了。這年輕的紅帽子，就是看守哥龍布的兒子，是一個十二歲年紀的壯大孩子，牛一樣的强健，狗一樣的忠誠，鵝一樣的愚蠢，尤可注意的，就是那一頭的紅髮，因此他才得了這個紅帽子的綽號。不過須對你們說：紅帽子對於我，卻不是紅帽子。小紅帽子是法國童話中一件故事，此處所言是指故事中餓狼變成小紅帽子去喫小

紅帽子的外婆一段而言——他久而久之，遂成了我忠順的禮拜五，——禮拜五是魯濱孫在荒島上救得的一個野蠻人的名字——成了一個野蠻種族，成了一個叛逆來的部屬，要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我自家哩，在那時候，我也不名爲達利愛洒特；我簡直便是那個奇特的人，穿着獸皮，一如人家給我的那部冒險記中的司馬特克呂所埃一般。好一種溫和的狂態啊！到晚間，吃了晚餐後，我就讀起我的魯濱孫飄流記，牢牢的記在心裏；到白天就照樣扮演，扮演得很淋漓盡致，所有我四周圍的東西，我都把他編入了我這本喜劇中。作坊已不是作坊；算是我的荒島，啊！眞個荒凉極了。蓄水池就變了我的海洋，花園變做了我未開闢的樹木，就是楓樹上的一羣蟬子，也編入了這本戲曲裏，可是他們並不曉得這件事。

紅帽子，他也不知道，也很少懷疑到他所裝腳色的關係。若是有人問他魯濱孫是誰，便會把他難着了；但我在此處卻應當說他裝扮起來卻是畢肖，而且那種模仿野人的呼聲，再尋不出更像他的。他在甚麼地方學來的呢？我不知道。只他常常做起這等野人的怒號，從他喉嚨底迸發出來，一面又搖動他那又紅又硬的鬣毛，很足使極勇敢的人都會駭得打戰。我哩，魯濱孫，也幾次被他吼亂了心，使我不得不低低的對他道：『不要這樣凶，紅帽子，你駭着我了。』

不幸得很，紅帽子不但模仿野人的呼聲這樣好，他還慣能說市井孩子們的那些粗話，並且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在頑的時候，我也學他這樣做。有一天，大家正坐滿了一桌，我不知如何竟隨口發了

一個可怕的特別惡誓都駭極了！『誰教你的這件事？你在那裏聽來的？』於是就成了一樁了不得的大事。愛洒特先生立刻就說把我關在懲戒室去；我教士大哥卻說既然我已到了曉事的年齡，宜先送我去懺悔，大家遂引我到懺悔所來，眞果是大事啊！應該把我七年中間所有良心上的過錯都收集攏來，我兩夜俱不曾睡；彷彿有滿滿一籃子惡魔一般的罪過；我也在上面放了一些小小的過惡，其實在別人看來，大大小小都是一樣的，並且當着跪在小橡木橱內，把所有的過失，通通向着教會的司鐸陳述時，我相信竟要害怕死了慚愧死了。……

這件事過後，我再不願意同紅帽子頑了；我現在已曉得了，聖保羅說的也就是教會司鐸向我重述的，魔鬼這樣東西，永遠都圍着我們如同一個獅子，隨時都要尋人去吞食的。我又曉得了呂西非——呂西非是惡魔的名字——的毒計，是能够裝出各種的面目來勾引人們的；你們如不了解我這意思，只須想着那藏在小紅帽子的肌膚裏特爲教我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的就是他。因此，我第一樁留心的，就是重到作坊去時，一定要訓斥禮拜五叫他以後只留在家裏頑去。不幸的禮拜五啊！這道詔書委實傷了他的心但他竟順從了並無一點悲戚。卻是有幾次我望見他站在機械室的門房門前；帶着悲傷的樣子；當他瞧見我在看他時，這不幸的人因爲要感動我的原故，遂迸發出那種極其可怕的呼聲，並搖起他那火光似的鬢毛來但他越是叫得利害，越是使我走遠了，我覺得他眞像一個覓食的大獅子，我便對他叫道：『走開罷！使我討厭你。』

好幾天了，小紅帽子偏要這樣狂呼；於是有一天早晨，他父親禁不住他在家裏的那樣吼聲，遂叱罵着將他送去做了學徒，從此我就不再見他了。

我對於魯濱孫的感情卻不曾冷熄過一刻。恰在這時候，巴底士特舅父忽然厭煩了他的鸚鵡，便拿來送了我。這東西因就替代了禮拜五，我把他放在我溫室深處一個體面鳥籠裏；我簡直就變做了克呂所埃了，整日都同着這有趣的雀兒在一塊，並且特爲搜索一句話來敎他說：『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你們懂得這是甚麼緣故麼？這鸚鵡，巴底士特舅父的所以送給我，因爲討厭他太愛說話，偏偏一屬了我，便一句話也不說了，……不但別的話，就是『我可憐的魯濱孫』這一句也不說；我簡直逗不出他的語言來。雖然如此，我仍是很愛他，仍是很當心的看護他。

我的鸚鵡同我，在這種極其淒涼的寂寞裏，我們就如此過活了去，直到有一天早晨，一件眞正出奇的事臨到了我的身上。這一天，我很早的就離開了我的寢室，並且要往我那島上去做一個探險的旅行，……猛地便看見三四個人向我這面走來，彼此談話的聲音很高，舉動也很粗魯。公道的上帝呀！這些人竟走入我的島中來了啊！我僅有把自己投在一叢夾竹桃後面的時間，可以說還是平伏在地上哩！…………這般人走我身旁過時，並不曾瞧見我，……我相信辨出了看守人哥龍布的聲音，方使我稍爲安了一點心，可也不算甚麼，等他們走得稍遠，我便出了我的伏匿所，遠遠的跟着他們，看他們究要做些甚麼？……

這些外方人在我島上停留得很久，……他們細細緻緻的把那作坊從這端走到那端。眼見他們進了我的洞窟，並拿起他們的手杖，來測量我海洋的深淺。有時他們又站着並搖動他們的腦袋。我生恐他們要搗毀了我的行在……我應該怎樣辦，至大的上帝呀！幸而好，沒有甚麼事故，半點鐘後，這些人都抽身走了，毫不疑心這島是有人住着的。自他們走後，我便跑到一間茅屋裏坐下，就把一天的光陰在那裏度過了，自問這是一般甚麼人到這裏來幹甚麼的？

我很快的就知道這件事了。

這晚，在用晚餐時，愛洒特先生正式通告我們那作坊已經賣出了，而且一個月內，我們舉家都要離開這裏往里昂去，從此我們就住在里昂了。

這實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好像天地都傾頹了。作坊賣去了！……罷了！我的島，我的洞窟，我的茅屋呢？苦啊！島，洞窟，茅屋，愛洒特先生一併都賣去了；甚麼東西都應該捨去。上帝，我要哭了呀！……

當這一個月，雖然一家人都在包紮鏡子食具，我卻凄凄涼涼的獨自一人在那親愛的作坊中閒踱，我也再無心去頑了，你們想得到的：……啊！再無心頑了……到處我都走去坐了一坐，把我四周的東西都細看了一番，並把他們當做人們一樣同他們談了不少的話。在花園的角上，有一株大石榴樹，很好的紅花在太陽裏開得爛然悅目，我嗚咽着對他道：『把你的花拿一朵給我。』他給了我，我就拿來揣在懷裏做他的紀念，我太不幸了。

然而在這極苦痛的中間，也有兩件事使我略開笑顏：第一件想着要到船上去，其次是大家許可把鸚鵡給我一道載去。我覺得在各種情形裏差不多都和魯濱孫離開他的島時相似，因此也鼓起了我許多勇氣。

末後，起程的日子到了。愛洒特先生一禮拜前已往里昂，他載了許多笨重傢具先走，我走時是伴着傑克，伴着我母親和老亞奴。我那敎士大哥不走，但他卻陪着我們直到波色爾的公車上，並且那看守人哥龍布也陪着我們。他推着一部手挽大車載起箱子走在前頭，後面就是我敎士大哥，拿手臂挽着愛洒特夫人。

我可憐的敎士，我從此就不能再見他了。

老亞奴挾着一把極大的藍色雨傘，同傑克在後面走，傑克自是很高興往里昂，但仍舊是嗚嗚咽咽的……最末在這一行人的尾端就說到達利愛洒特，拿着他那大鸚鵡籠子，一步一回頭的直望着他親愛的作坊。

這旅行隊漸走漸遠的時節，那些大樹還盡其力量的從花園牆頭上伸出來把這旅行隊重看了一兩次，……那些楓樹還搖動他的樹枝，做了個送別的樣子，……達利愛洒特感動極了，他偷偷的在指尖上，送給他們一個接吻。

我是於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離開我的荒島的。

5 自殺

選自中國書局出版莫泊桑小說集

Maupassant 作　袁弼譯

【說明】莫泊桑(Maupassant)是法蘭西的著名小說家，生於一八五〇年，卒於一八九二年，諾曼的(Normandy)是他的產生地。他的一生著作的小說，長着短篇，有了幾十卷之多。因爲著作過勞，神經受損，他於是拋棄文墨，漫遊養病，可是無效，所以這位著名的小說家，只有四十三歲，便與世告別了！

莫泊桑的小說，最見重於世的，當然是他的短篇小說，把人生的種種罪惡，用了纖細華麗的文筆，在短的篇幅中，盡量的描寫出他的眞相來，使得讀者恍然神迷，所以稱他是寫實派的唯一作者。他的短篇小說，在各國文學界中，大多有他的譯本，在中國呢，也有不少的譯本，現在選錄袁弼先生譯的一篇自殺，給諸位一讀這位小說家的短篇傑作。



莫泊桑

我們天天總有這樣一段的新聞在報上看見：『星期三晚上，某路第四十號門牌的住戶，被二下連續的鎗聲驚起。鎗聲是從某某姓氏所住的房間裏出來的，打開門看時，只見那人血蕩遍身，手中仍拿着那制死他命的來復鎗。』

『某某姓氏，五十七歲，每月進款很豐，境遇可謂快樂得很。他自殺的原因，無從考察。』

眞悲慘的事，他又有什麽耐不得的事？有什麽隱衷？有什麽暗昧？境遇並不貧困，倒是爲何自殺呀！我們探究，料想他是因愛情而做出這場悲劇，但我總找不着頭腦，只好說一聲奇極。

這不知爲何自殺的人，有一封信留在桌上，是死那晚寫的，這信落在我們手中了。我們都以爲有興趣來研究研究。我們都以爲他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但從這信上我們看來，都是一種浸潤的細微糾擾，我們人生時常碰見的，是一種孤寂境況中的失意，他的夢已做够了；這就是他自殺的原因，而平常沒有絕烈的精神的人，是永遠不知其究竟的。

下邊就是他的信：

『眞是半夜的時候，我寫完了這封信，我就要自殺了。爲什麽呢？我試來說說其中的原由，但是我寫出來並不因爲叫人知道，卻是因爲我寫出來了，可以神爽些，加些勇敢心，也可以使我自省一番，要是用不着今晚自殺，就明晚吧！我的父母是那腦筋最簡單不過的人，他們信仰什麽不問個究竟的，而我也成了這種腦筋簡單的人，我的夢已做到現在了，可是那重幕不巧竟在今晚揭去。

在近幾年來，我漸漸變了性質，人生一切事情，我已前覺得都是像日落時的彩華似的，現在慢慢的都變成虛渺，那事情的眞實意義，卻被我忽然究得，而且愛情的內容，我竟看得透了十二分。既是念起：「我們是世上花花的幻象之永遠玩物，這些幻象，永在不息的變新。」那句富有詩性的雋語，也不中用。

我漸漸老起來，我對於這可怕的玄祕生命，已有一點怪了過來。想着去的事跡，竟白費了心血，萬物都含有另外的底蘊，就是在今晚吃好了飯以後；先前我很快樂！樣樣事都使我覺得適意；那街上的婦人，街上的情景，我住的地方，就是服式，我也很有興趣講究但是每天這樣的過去，到後來竟覺得厭倦了，就如同一個人天天晚上到一處戲院裏看戲一樣。

三十年來我起床，吃東西，休息，沒有一件不是死板板的！我也曾游歷外地。但是我到了外地，又覺得孤寂無件，我心中起了大恐慌，我覺得在這世上微小極了，這樣一想，我就趕緊跑回家來。

但是到了家裏，那三十年的舊家具，老是那樣排着，房裏的氣味，總是一樣，我看這件那件東西，直使心中起厭惡，一刻也住不下去。每天總是做那老套的事，開門啦，取火柴啦，進屋所看見的東西啦，簡直單調無趣，我恨不得跳出窗子跌死。每天我剪鬍子時，我就想着用刀割斷我喉嚨；我從鏡子裏瞧見我的臉，那不變的臉，刷了滿嘴的肥皂，我的身子就軟下去，好不難過。我以前見着同事朋友很開心，到後來竟也厭惡起；我和他們都熟悉，一瞧見他們，我就早知道他們要說什麽了。而我也早預備好了我的答語。每人的腦子，就像一個馬戲場裏，只是那一匹馬在兜着圈子永遠的跑，別的馬是沒有的。我們住定了，只想一件事，沒有別樣的樂趣，沒有別樣的開心事，沒有別樣的習慣，沒有別樣的信仰，沒有別樣的感覺——只是厭惡而已。

今天晚上，霧十二分的密，街對面的路燈，都不大看得見，直像烟籠罩的蠟燭，氣候也低沉得緊壓得

我心悶非凡，恐怕我的胃不大健，胃健是人生的最大樂事，藝術家吃下食物，要是能好好的消化，就有興致；青年人吃下食物，能消化，就欲望增加；思想家吃了食物能消化，就不會腦子糊塗；隨便什麽人吃了食物能消化，都感着生活的樂趣。我們吃下食物就消化，下次再吃時，那香味眞不可言喻。要是胃不健，可以使得你事事懷疑，無信仰，夜裏做夢，心裏就要尋死。我注意此事已不少時候了。今晚我的胃要是能很健，我恐怕也不至於自殺。

當我坐在我的按臂椅中，三十年來，我就儘坐這椅子，我看看我的四圍，這一看我心中無限的悲傷，幾幾乎成瘋子，我想法怎樣使我的心安靜，但是無能爲力；到後來，我試把我的紙堆理一理，我早就把抽屜內的信呀，收據呀，都理起來，因爲這三十年來我拿這些東西，都塞入這抽屜內，弄得亂七八糟，看見就心煩，但是我一向沒有精神，那裏管得到這事。我就開了抽屜，打定主意，把那些無用的都扔去。

我起初看見這些巳變了黃色的亂紙，心裏焦躁，我隨便取了一張，啊！你若是要你的命，可永不要翻那舊信啊！倘若你拿着一把舊信，趕快把眼閉起，一個字也不要念，團起來往火裏扔，叫他變成灰，再搗成灰屑，直到看不見爲止；不然，看見一個字，就須聯想起一串的記憶，使你喪了性命——就如同我喪了我的命似的。

頭幾封信，我看的，很使我有興趣；那都是新近收到的，寄信的人，全都活着呢！有時我還碰見他們，而他們在不在，我倒沒有什麽感觸，忽然間有一封信眞駭着我了，這封信寫的我的名字；又大又粗，我看

見了眼淚直奪眶而出。這封信是從我的最親愛的朋友那兒來的，這朋友是我從小兒認識的，我的希望，都寄託在他的身上。我念的時候，清清楚楚的瞧見他站在我面前，笑瞇瞇的對着我，兩手撐開着向我，我這時從背脊處直透出冷氣，是呀，是呀，死的回來了，我眼見他啦！我們的記憶實在是比宇宙還完全呢，已死去的，我們可以再見他們在我們的腦子裏。

我手顫着，眼兒暈花，直把他所寫的都念完。我的心呀，簡直碎了，痛苦萬分，我呻吟起來，像一個人他的骨節全折了似的。然後我追想我一生的事，我的腦中，現出許多人影，他們的名字差不多我全忘了。他只有他們的臉我認識。我念我的母親給我的信，我似瞧見那老傭人，我們的屋子的形樣，還有零零碎碎的事情，是呀！我忽然又瞧見我母親穿的那些衣裳，還瞧見她理髮的各種樣式，她似穿着一件絲織衣服，衣邊有舊帶子。我記得她穿着這衣裳的一天，對我說道：「Robert，我的孩子，你要是不立得身直，你的肩要變成圓形的了。」

我又抽出另一抽屜，我又想起無限的感傷，以前種種的柔情，一時都湧現出來；我瞧見那跳舞穿的薄底鞋，我瞧見那破碎的手帕，還瞧見那吊襪帶，還有一團一團的頭髮和枯花；這些過去的一套一套的戲，主角的女人物現在都頭髮變白了，忽然我想起，又加了一層愁鬱。啊！那少女的鬈髮，捲曲着的，她的柔軟的手兒，她那秋波像要說出話似的，她那跳動的心兒，她那嘴唇兒，由嘴唇兒又引你想摟抱她。你第一次和她親嘴，使你永遠閉起眼睛忘不了，使你存那種心，要想把她得到手爲止。

我一時想以前的愛情手不住的磨擦，我的靈魂簡直將被這些記憶起來的事解散了，我受的痛苦，簡直比無論那個古典裏所說的地獄都厲害。

還有一封信那信是我在五十年前寫的。

「我的親愛的母親：

我今天已是七歲了，我該不糊塗了。我謹謝謝你把我帶入這世上來。

你的小小的兒子，永愛你的。Robert」

事都完了，我回到了五十年前的事了，忽然間我仍轉過腦子，想我現在。我現在是年紀老了，又無樂趣，又孤寂，不能自慰，漸漸死日來到，萬事都盡而沒有一人親我！

我的鎗在這兒桌上，我裝子彈了……永不要再翻你的老信念他！』

這就是爲什麼許多人自殺，我們想了半天，不能想出比這個還慘的。

6 沙漠裏的三個夢

選自新潮社出版點滴　　Olive Schreiner 作　周作人譯

【說明】須冷納爾(Olive Schreiner)生於一八五九年，本姓克隆拉德(Cronwrigh)後嫁須冷納爾(S.C. Schreiner)，所以改名。她是有名的女權論者，也是有名的小說家。一九一一年作婦人與勞動(Women and Labor)，竭力主張婦女經濟獨立，人家尊爲女子問題的聖書。法國洛理藹(F. Loliée)著比較文學史曰：『詞惠而斯(W. D. Howells)與詹姆士(H. James)都是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最好的英文小說作家；又加南非有才能的小說家，專爲被虐人民奮鬭的選手須冷納爾，新時代光榮的人名表中才得完備呢。』本篇是載在他的小說集夢（Dreams, 1893）的一冊中周作人先生所譯。

我旅行過亞非利加大野的時候，太陽很熱的照着。於是我將馬牽在睡樹（Mimosa）下，我除了鞍聽他到枯乾的叢莽裏去吃食。左邊右邊，一切全是黃蒼蒼的土。我坐在樹下因爲熱得利害，沿着地平線的空氣都突突的跳動。過了一會，覺得非常渴睡，我將頭靠着鞍，便睡着了。在睡眠中，我見了一個異夢。

我覺得立在大荒野的邊界，到處都是飛沙；我看見兩個東西像是沙漠的運輸動物；一個伏在沙上，伸長了頸子；一個立在旁邊。我看那伏着的，很覺奇異；因爲伊的背上有一個重擔，上面積着很厚的沙，似乎已經積了幾百年了。

我很詫異的看伊。一個人在我的近旁，也立着觀望。於是我問他說：『這臥在沙上的大動物是什麼呢？』

他說：『這是女人；就是伊，在伊身內養育人類的。』

我說：『伊爲什麼臥在此地，四面都堆着沙，動也不動呢？』

他答說：『聽着，我告訴你。一直從前，伊便臥在此地，風在伊的上面吹過。最古最古的生人，沒有見伊動過；最古最古的書都說伊從前臥着，正同現在一樣，周圍被沙繞着。可是比最古的書比最古的人類的記憶更古的「言語的岩石」上，在現今已經破碎的「古俗」的硬泥上，卻曾經發見過伊的足跡！

和站在伊旁邊的那個生物相並而行；你可知道，現伊臥在這裏，從前卻曾經同他在岩石間自由游行過的呢！』

我說：『伊現在何以臥着呢？』

他說：『待我說來，一直從前「腕力時代」遇見了伊，看伊彎身下去哺乳的時候，背膊很寬，所以他的負擔，便擱在伊的背上，又用「不可免的必然」的闊帶束住了。伊向天看，又向地看，知道沒有希望了；所以伊帶了這擺脫不下的擔，便臥在沙上。從此以後，伊便臥在此地，許多歲月來了又去，但「不可免的必然」的帶，終於沒有割斷。』

我看時，見幾世紀以來的忍耐，都藏在伊的眼裏；地面全被眼淚濕了，從伊的鼻孔吹起沙土。

我說：『伊沒有想動麽？』

他說：『有時候，一肢也略略振動；但伊很聰明，知道背了重擔，起立不得。』

我說：『站在伊的身旁的人，爲什麽不離開了伊獨自前進呢？』

他說：『他不能。你看——，』

我見地上有一條闊帶，從這邊伸到那邊，將他們兩個繫在一起。

他說：『伊臥在這裏的時候，他也應站在旁邊，望着沙漠。』

我說：『他知道自己爲什麽不能動麽？』

他說：『他不知道。』

我聽到一個破裂的聲響；我看時，見縛住伊的背上的重擔的索子已經裂斷了，負擔落在地上。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說：『「腕力時代」已經死了。「腦力時代」用他手中的刀，將他殺了。他悄悄的暗暗的走向那個女人，用「人工創進」的力，將縛着負擔的索子割斷，那個「不可免的必要」破了，伊才可以起立了。』

但我見伊仍然臥在地上沒有動，只是張着眼，伸長了頸子。伊彷彿向着荒野的極邊，尋求一樣東西，但他總沒有來的日子。我很詫異，不知伊是醒着還是睡着？我正看着伊的身體發抖了，眼睛裏閃出光了，正像一道日光射進了黑暗的屋裏。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輕輕的說：『不要響，伊現在想着：我可以起來麼？』

我又看。伊將頭從沙面擡起，我看見沙上的窪，這許多年來放伊頸子的地方。伊向地看，又向天看，又向着站在旁邊的看；但他仍然向着荒野看。我見伊身體發抖，伊用前足踏着地，血管條條綻起；我叫道：

『伊將站起來了！』

但單是伊的腰脅抖了幾下，依然臥在先前的地方。

但伊的頭已經擡起；伊不再將他放下了。站在我的旁邊的人說：『伊還是很衰弱。你看，伊的腿，壓了這許多年了。』

我見伊竭力掙扎；身上都滲出汗粒。

我說：『想來那站在伊身旁的，一定可以幫助伊罷？』

在我旁邊的人答道：『他不能幫助伊，伊應該自助，任伊掙扎着等到自強的時候。』

我喊道：『他總不至於妨礙罷！你們，他站遠了一點，將中間的帶拉緊又將伊拖到了！』

他答說：『他現在還沒有知道呢！伊一動，便將緊住他們的帶牽動了，使他覺得不安，所以他站開了一點。將來終有一日，他能明白事理，知道伊所做的事情的意義，且聽伊再跪着掙扎，那時他便會站近了，很同情的眼對眼的看看伊了。』

伊伸長了頸子，汗粒從身上落下。伊從地面站起了一寸，卻又倒了。我喊道：『阿，伊還太衰弱，伊不能走！這許多年，已將伊的力氣耗盡了。伊將永遠不能動麼？』

他答說：『你看伊眼裏的光！』

慢慢的伊跪着掙扎起來了！

我醒了；從東到西，都攤着荒涼的土，生着枯槁的叢莽。馬蟻在紅沙中，上下亂走；日光很熱的照着。我從稀疏的樹枝中間，仰望頭上的青天。我臥着，回想剛纔所見的夢。我又睡着了，將頭枕着馬鞍。在這惡

熱中，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見一塊沙漠，我見一個女人走來。伊到了暗黑的河岸上；那岸很險很高，岸上一個白鬍鬚的老人，前來迎接伊；他手裏拏一枝曲杖，上面寫着「理性」二個字。他問伊來做什麽；伊答道：『我是女人，我正在尋求那自由的國土。』

他說：『這便在你的面前。』

伊說：『我的面前只有黑暗的一條流水，又險又高的河岸，幾處裂縫，中間滿着沙土；此外不見有什麽了。』

他說：『那邊呢？』

伊說：『我看不見；但我用手遮着眼望去，彷彿見那邊有山有樹，太陽明晃晃的照在上面！』

他說：『那便是自由的國土。』

伊說：『我怎麽能到那邊去呢？』

他說：『這裏有一條路，是唯一的路，向「勞工的岸」走去，經過「苦難的河」此外沒有第二條路了。』

伊說：『沒有橋麽？』

他說：『沒有。』

伊說：『這河深麼？』

他說：『深。』

伊說：『河床壞了沒有？』

他說：『是的。無論何時，都要防失足，你便沒有救了。』

伊說：『有人渡過沒有？』

他說：『有幾個人試過了。』

伊說：『那裏有足跡，可以指出徒涉的地方麼？』

他說：『曾經有過。』

伊用手遮着眼望去；說道：『我願去。』

他說：『你應該脫去你在荒野裏所穿的衣服；他們穿了這樣衣服入水的人，都被那衣服拖下水去了。』

伊很喜歡的脫了所穿的「古來定見」的外套；因爲這已經都是洞了。伊又從腰間，解下長久寶愛的帶；蛾蝶飛出，像雲一般。

他又說：『去了你脚下「依賴」的鞋子。』

伊站在這裏，幾乎全然裸體，只留着一件帖身的白衣。

他說：『這衣服你可以穿着，在自由的國土，他們也穿衣服的。這衣在水裏是浮的；而且總泛着。』

我見這衣的胸前寫着「眞理」二個字；這是白衣的；太陽不很照着，因爲別的衣服常常將他遮住了

他又說：『你拏了這杖，緊緊捏住。這杖從手裏脫去的時候，你便沒有救了。將這杖放在前面：尋求你的路：他探不到底的地方，你也不要立足下去。』

伊說：『我預備了；讓我去罷！』

他說：『不——且住。這是什麼——在你胸前的。』

伊默着。

他說：『解開，給我看！』

伊將衣解開。靠着胸脯有一件小東西，正在飲乳；額上的黃色卷螺髮，緊帖了胸前，他的兩膝，抵着伊的身體；兩手捧住了乳房。

理性說：『他是誰？他在那裏做什麼？』

伊說：『看他的小翅子——』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他睡着了；他吃奶呢！我想帶他到自由的國土去。我帶了他，很久很久了，還是一個孩子。到了

自由的國土，他會變了成人了。我們可以同走，他的大的白翅子，可以庇蔭了。他在沙漠中只是切切的對我說二個字道「情愛」我希望到了那邊，他或者會懂得說「友愛」了。』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我想帶着他——我用一隻手抱着；那一隻手，可以和水奮鬪的。』

他說：『將他放在地上。你到了水裏，你會忘記戰鬪，只想着他了，將他放下！』

他說『他不會死的。他見你放了他，他將展開兩翼，自己飛了去。他將比你更早，在自由的國土了。將到自由的國土的人，見有從岸上伸手來援助伊的，這第一個便是「愛」了。他那時已是一個成人，不是孩子了。在你胸前，他不會興旺；放下了他，讓他長成。』

伊從他嘴裏取出乳頭；他便咬伊，血流到地。伊將他放在地上，又包好了傷痕。伊又彎身下去，撫他的翅子。我見伊額上的頭髮，變了雪一般白；伊從少年變成老年了。

伊站在河岸上邊。伊說：『我爲什麽走這樣遠路，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去呢？阿，我很孤獨，我眞是全然孤獨了！』

那理性那老人對伊說：『靜！你聽到什麽？』

伊仔細的聽，說道：『我聽到足音，千千萬萬的足音；又都向這面走來！』

他說『那便是跟着你走來的人的足音。你引導前去，造成到水邊的一條足跡！你現在立着的地方，

被千萬人的脚踐踏，不久要成平地了。』

他又說：『你見過蝗蟲他們怎樣渡河麽？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去了，於是第二個又來，於是第三個，於是第四個；到後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條橋，其餘的便過去了。』

伊說：『那些又怎樣了？——他們首先下去，被水沖了去，以後還是一無所聞；他們的屍首，連橋也造不成。』

他說：『沖去了，以後還是一無所聞——算什麽事呢？』

伊說：『算什麽事？——』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他說：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伊說：『但從這我們的屍首造成的橋上，有誰過去呢？』

他說道：『全人類！』

於是那女人緊緊的揑住了那支杖。

我見伊直前向着河的暗路走去。

我醒了；在我的周圍全是下午的黃的日光了；落日的光，照着乳白的叢莽的枝條；我的馬站在旁邊，靜悄悄的吃草。我轉過身來，見千萬馬蟻在紅沙裏奔走。我想現在可以走路，下午稍爲涼快了。但我又覺得渴睡；我仰臥着又睡熟了。

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夢見一處地方在山上，有勇敢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攜手同走。我們眼對眼的望着，彼此並不害怕。

我又見女人也都互相攙着手走路。

我便問旁邊的人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這是天上。」

我說：「在什麼地方？」

他答道：「在地上。」

我說：「什麼時候纔實現呢？」

他答道：「在將來。」

我醒了；我的周圍都是落日的光；太陽落在小山上；愉快的涼氣散布在萬物之上；馬蟻慢慢的回家去了。我向馬走去，他仍然立着靜靜的吃草。於是太陽落到山後去了；但我知道他明日又將起來。

四　童話

1 賣火柴的女兒　選自新潮社出版點滴

Hans C. Andersen 作　周作人譯



安徒生

【說明】安徒生(Hans C. Andersen)丹麥人，生於一八〇五年，卒於一八七五年。平生著有詩曲小說遊記甚多；他所特長的，那是童話。童話本屬原始社會的文學，也是兒童文學，蓋在個體發育上，兒童時代正與原人時期相當。所以歷來所有的民間童話，如德國格林姆(Grimm)兄弟所作的童話，卽編綴民間故事而成。至安徒生的童話，乃爲創作童話，用童稚的眼光觀察事物，用詩人極優美的筆法，寫出極自然的童話，安徒生童話所以成爲文學作品，就是在此。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一晚。在這寒冷陰暗中間，一個可憐的女兒，光著頭，赤著腳在街上走。伊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著鞋；但這有什麼用呢？那是很大的鞋，伊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見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都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着；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拏了逃走了。他說：『他將來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着腳走，那腳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靑了。在舊圍巾裏面伊兜着許多火柴，手裏也拿着一把，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伊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

凍餓得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雪片落在美麗的長髮——披到兩肩的好卷螺髮上，但伊並不想到他。街上窗欞裏都明晃晃的點着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是

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咦！伊所想的，正在這個！

兩所房子前後接着，其間有一個拐角，伊便在那裏，屈身坐下。伊將腳縮緊，但是覺得愈冷了；又不敢回家，因爲伊沒有賣掉一把火柴，也沒有一個錢拿回家去，伊定要受父親的一頓打，而且家裏也冷，因爲他們家裏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用了稻草破布，已經塞好，風卻仍然呼呼的吹進來。

伊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倘從柴束裏抽出一支火柴，牆上擦着，溫溫手，該有好處。伊便抽出一枝，霎的一聲，火柴便爆發燒着了。這是一個溫暖光明的火，伊兩手籠在上面，正像一枝小蠟燭；而且也是一個神異的小火光！女兒此時覺得彷彿坐在一個大火爐的前面，帶着明亮的銅爐腳和銅蓋。這火燒得何等好！而且何等安適！但小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燒賸的火柴頭留在手中。

第二枝又在牆上擦着，火一發，火光落在牆上，牆便彷彿變了透明，同薄暮一樣，伊能見屋裏的事情。桌上鋪着一塊雪白的布，上面放着火亮的晚飯器具，燒鵝肚裏滿裝着蘋果乾棗，蓬蓬的發出熱氣。還有更好看的，那鵝跳下盤，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胸前插着一把刀一把叉，向女兒走來。那時火柴熄了，只有厚實潮溼冰冷的牆，仍在伊的面前。伊又燒起一支火柴，這回伊坐在一枝美麗的聖誕節樹下；這樹比去年伊在那富商家隔着玻璃窗望見的那一枝，更加高大，更裝飾得好看。一千多支蠟燈，點在綠樹枝中間，許多彩色圖畫，同店頭所有的一樣，都向上看這燭光。女兒伸出兩手向他們，火柴就熄了。聖誕燭漸漸的升高，伊現在再看，卻是天上的星，一顆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女兒心裏想道：『現在有

一個人將死了。』因為伊的祖母——世上唯一愛伊的人，如今已經死了——常常告訴伊說：『凡是一顆星落下，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

伊又在牆上劃一支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着伊的祖母——清淨光明，和善可愛。女兒叫道：『祖母，你帶我同去！我曉得火柴熄時，你就要去了。你也要同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就要不見了。』伊忙將整把的火柴擦着，想留住伊的祖母。火柴燒得很猛，比日中還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伊將女兒抱在手裏，兩個人在光明喜樂中，離開地面，飛得很高，到那沒有寒餓憂愁的地方去——他們是同神在一處了！

但次日清早，女兒仍舊坐在拐角上，靠着牆，兩頰緋紅，口邊帶着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起來，照在一個小死屍上！這孩子坐在那裏，冷而且硬，手裏拏着火柴，其中一把，已經燒過了。傍人說：『伊想自己取暖。』但沒有人知道伊看見怎樣美景，也不知道伊在怎樣的靈光中，同伊的祖母去享新年的歡樂去了。

2 利己的巨人 選自泰東出版王爾德童話集 Wills Wilde 作 穆木天譯

【說明】 王爾德(Oscar O. Flauberite, Wills Wilde)愛爾蘭人，生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他是英國的純粹唯美主義者。著有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é Fan)，沙樂美 (Salomé)，獄中記 (De Profundis) 等書，都已譯成中文。王爾德童話，若

和安徒生葛林兄弟的童話相較，不能稱爲童話，或可稱爲一種特殊的童話。現在選他利己的巨人一篇，爲穆木天先生所譯，採自泰東圖書局出版的王爾德童話集中。



王爾德

每天下午，從學堂回來的時候，小孩子們常常到巨人的園子玩耍。

那是一個可愛的大園子，長着柔軟的綠草，在草上處處開着好看的花，如像星星一樣，還有十二顆桃樹，在春天開着粉紅色眞珠色的好花，到秋天結着豐富的果子。鳥兒坐在樹上，唱着極好聽的歌，所以小孩子們常常的傾耳靜聽，連玩耍都停止了。他們互相喊着說：『我們在這兒是何等快樂啊！』

一天，巨人回來了。他是拜會他的朋友穀牆(Cornuall)地方的食人鬼去了；同他共住了七年。過了這七年，他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因爲他的話是有限的，他就決定歸他的宮城。當他到了的時候，他看見小孩子們，正在那裏玩耍呢！

他用一種很苛酷的聲音，喊着說：『你們在那裏幹什麽！』小孩子們就跑去了。

他說：『我自己的園子，是我自己的園子，那是誰都能懂得的，我要除了我自己以外，誰也不許在這

裏玩耍。』因此他就在周圍垛起了一道大牆，掛起一張牌示：

禁止亂入
違者處罰

他是一個利己的巨人。

可憐的小孩子們，現在沒有玩的地方了。他們有時想在路上玩耍，但是路上都是塵埃，並且堆滿了硬的石頭，他們是不喜歡的。他們的校課完了的時候，常常來圍着高牆走來走去，談着裏頭那美好的園子。他們互相的說：『我們在那兒以前，是何等快樂啊！』

春來了，到處有了小花兒小鳥兒，止有那利己巨人的園裏，仍舊是冬天的光景。鳥兒不想在那裏唱歌，因爲那裏沒有小孩子，樹木也忘了開花了。一天，有一朵好看的花兒，從草中鑽出頭來；可是，當他看見那牌示，他對於小孩子是非常的悲觀，所以仍舊折回地下去睡去了。那最高興的脚色便是「雪」和「霜」。他們喊着說：『春天把這個園子忘記了，我們倒可以終年的在這裏住着。』「雪」用他的大白外套來蓋上了草，「霜」把所有的樹木都塗成銀色。隨後他們又約請「北風」來和他們同住，他來了，他是穿着皮袍子。在園內天天的咆哮；把烟囱筒兒都刮倒了。他說：『這眞好玩啊，我們最好把

「雹」也請來。』「雹」也就來了，他每天用三點鐘的功夫，在房頂上亂鬧，以至弄壞了很多的石板，隨後又用全速度在園裏滾來滾去，他穿着灰色的衣服，他的呼吸如同冷冰一樣。

利己的巨人，坐在窗戶的旁邊，向外看着那白色的冷園子，說道：『我眞不懂爲什麼春來得這樣遲呢，我很願意天氣變起來。』

但是「春」總也不來，「夏」也不來，「秋」把黃金色的果實給別的園子，但是巨人的園子，她連一個也沒給。她說：『他是太利己了。』所以「冬」是常在那裏的，北風、雹、霜、雪，在那些樹間跳來舞去。

一天早晨，巨人醒着躺在床上，那時聽見了有些美好的音樂，那聲音是非常的入耳，所以他想來一定是國王的樂隊，在那裏經過。其實，正有個小紅雀兒，在他窗外唱着，但是他許久沒聽過個鳥兒在他的園裏歌唱，所以這似乎是世界最美的音樂了。隨後「雹」在他的頭上止住跳舞了，「北風」亦止住咆哮了，一種清幽的芳香，從開着的窗戶，到他那裏來。他說：『我信春天到底是來了。』說着他從床上跳起來，向外面望着。

他看見了什麼呢？

他看見一段極怪的光景。從牆上一個小孔兒裏，小孩子們爬進來了，並且他們坐在樹枝兒上。他看見的每一顆樹上，都有一個小孩子，樹是很喜歡小孩子們回來的，便全身蓋滿了花朵，把他們的手膊在小孩子們的頭上，輕輕的搖來搖去。鳥兒也飛來飛去，歡歡喜喜的，唧唧的歌唱，花也笑嘻嘻的，從綠

草中鑽出來了，這是一個極美好的景緻，可是在一個角上，仍舊是冬天。那是園中最遠的一個角兒，在那裏站着一個小孩子，他是很小的，勾不着那樹枝兒，苦苦的哀叫着，在那裏走來走去，那株可憐的樹，仍然是用霜雪包着，北風在上面刮着，咆哮着，那樹深深的把他的枝兒彎了下去，說道：『爬上來，小孩子！』可是那小孩子是太小了。

巨人當着往外看出的時候，心也軟了，他說：『我是何等的利己啊！現在我知道「春」是爲什麼不來，我願意把這個可憐的小孩子，放在那顆樹頂上，隨後把周圍的牆打倒，使我的園子，作小孩子們的永久的遊戲場。』他對於他已往的行爲，實在是深深的懺悔了。

隨着他便下了樓梯，輕輕的開了前門，走到園子裏頭來。但是小孩子們見了他，害怕得很，都跑開了，那園子仍舊變了多天，止有那個小小的孩子沒有跑去，因爲他的眼睛是充滿了眼淚，沒有看見那巨人走來；巨人偸到他的後邊，輕輕的把他抱起，放在那樹上，那樹立刻開了花，鳥兒也來了，在上面歌唱，那小小的孩子伸出他的兩隻手，抱住巨人的頸子，與他親嘴。別的小孩子們，看見巨人再不像當初那樣的兇惡了，也跑着回來，春也隨着他們來了。巨人說道：『現在是你們的園子了！』說着用大斧將牆打倒。正午衆人趕市口的時候，他們看見巨人領着小孩子們在他們所常看見的那極美的園子裏頭玩耍着。

他們直直的玩了一天，黃昏的時候，他們到巨人的面前告辭。

巨人說：『你們知那小伴兒那裏去了？我放在樹上那個小孩兒！』巨人是非常的愛他，因爲他曾經親過他的嘴。

小孩子們答道：『我們不知道，他走了。』

巨人說『你們一定要告訴他敎他明天一定來。』但是小孩子們說，他們不知道他的住處，並且從前也不曾看見過的；那巨人覺得非常的難過。

每天下午，放學的時候，小孩子們來同巨人玩耍，但是巨人所最愛的那小孩子，是永遠不見了。巨人對於所有的小孩子，是很親切的，可是他很想他那最初的小朋友，常常的念誦他，他常說：『我怎能看見他呢！』

過了多年，巨人老了，也衰弱了，他再也不能玩耍了，所以他坐在一個大靠椅上，賞讚他自己的園子。他說：『我有許多好看的花，但小孩子們是花中最好看的花。』

一個冬天的早晨，他正穿衣服的時候，他從窗口往外看出。現在他不恨冬天了，因爲他知道，這不過是春的睡眠，花的休息。

忽然間，他眼中覺得非常的奇怪，隨着他連望了幾下，那實在是個稀奇的景緻。在那邊極遠的角上的一顆樹，開滿了可愛的白花，他的枝子，全是金的，銀的果子，在那上邊吊着，在那底下，站着他那所最愛的小孩子。

巨人快快活活的跑下了樓，走到那園子裏頭來，急忙忙的穿過了園地，奔着小孩子那裏來。當他到了他跟前的時候，他氣得滿面通紅，說道：『誰曾敢把你傷害了？』因爲在小孩子的手掌上，有兩個釘子印，還有兩個釘子印在他的腳上。

巨人喊着說：『誰曾敢傷害你了？告訴我，我好拿大刀去殺了他。』

小孩子答道：『不！這是愛的傷痕。』

巨人說道：『你是誰？』說着就有一種異常的威嚴襲到他身上來，他就在那小孩子的面前跪下了。

小孩子向巨人微微的發笑，向他說道：『你曾讓我在你的園裏玩，今天你要到我那園裏去了，那就是樂園。』

那天下午，小孩子們跑進來的時候，他們看見巨人死在樹下，用白色的花朵蓋着。